Samuel Johnson

Rasselas

拉塞拉斯

[英] 塞缪尔·约翰逊／著
郑世东、董旭明、刘欣怡、蒋倩倩／译
蒋倩倩／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拉塞拉斯

作者:[英]塞缪尔·约翰逊

译者:郑世东,董旭明,刘欣怡,蒋倩倩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前言

缪尔·约翰逊在1759年完成《拉塞拉斯》的撰写工作，那时他已年过50。这位多产作家于1738年完成了长诗《伦敦》；1740年创作出《人类欲望的虚幻》；1750年的3月到1752年的3月间创编周刊《漫步者》；1755年编纂英语大辞典，他因此被都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的荣誉称号，他的朋友也都称他为“博士约翰逊”。约翰逊的成绩在众多朋友中更是出类拔萃。这不仅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是靠他后天异常努力的工作，同时他要和来自内外的巨大阻力——贫穷和抑郁——做斗争。他年花销不过一百英镑，但仍然艰难度日。太太去世七年后，约翰逊甚是想念这位结发之妻。1759年的1月，他年逾九旬的老母亲也去世了。她晚年主要是靠约翰逊微薄的收入接济。直到去世，她还有一些债务没还清，况且葬礼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拉塞拉斯》这本书正是约翰逊为了负担这笔开支而创作的。

一周后《拉塞拉斯》完成，交付出版。约翰逊因此赚了1百英镑，另有25美金的再版费用。这本书在3月到4月间出版，约翰逊再没有碰过它，直到20年后，在好朋友鲍斯威尔的马车里发现了一本印刷版，这才第一次急切而认真地读了这些故事。

以下是一封约翰逊寄给他母亲的信，写于他得知其已处于弥留之时，而此时距离母亲的去世还不到10天。信中的“小姐”是约翰逊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也是母亲的继女——露西·波特，她与约翰逊母亲感情亲密。

“尊敬的母亲：

波特小姐告诉了我关于您病情的消息，我内心深感痛楚。上帝

会安慰你、保护你、救赎你，为了主基督。

我会让波特小姐经常为您诵读我主的福音，和圣餐礼开头的那句："你们这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最近在读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时受到启发：高声宣讲对您也许大有裨益，您可以尝试一下，我亲爱的母亲。

向上帝祷告吧，赐予我您的祝福，宽恕我犯下的错误。无论您做过什么，无论要偿还多少债务，无论您有什么需要，都让波特小姐记下来，我都会尽量满足您。

我给您寄去了12基尼（约等于240先令），（其中有6基尼是借的，在约翰逊的日记中夹着一张欠了出版商亚伦6基尼的借条，亚伦在约翰逊母亲临终之时，有此善举）"我为今晚不能将它们寄予您感到无比不安，但是最迟也会在下次邮寄。

我向上帝祷告，不要遗漏这封信中的任何信息。愿上帝永远保佑您。"

您忠诚的儿子
塞缪·约翰逊
1759年1月13日

这是《拉塞拉斯》的创作背景。从他个人的角度上来说，约翰逊是顶着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来编写他头脑中早就酝酿的一个故事。这部小说以一篇道德散文，东方寓言传说的形式来成文。这种形式也在《漫步者》和《历险记》中也用到过。参考爱迪森的《米尔扎的异象》，毫无疑问地，引领他采用了比散文更丰富的形式——口头对话——来表达他对生命的理解。他早期对于罗伊的《埃塞俄比亚之旅》的研究，让他选择了阿比西尼亚这个地方来展开他的故事。

如同约翰逊的生活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拉塞拉斯》的故事

与它创作的年代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18世纪初期的英格兰，特别是乔治的统治期间，国人厌世情绪日趋强烈，有些人甚至怀疑这令人不快的世间，是否还由公正的上帝统治。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难题摆在了这些思想家面前。约翰逊的《人类欲望的虚幻》一书所传递的思想已于1759年广为流传。而这种思想在《拉塞拉斯》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生命中一切没有调动正能量而获取的欢愉，都可能导致不幸：一切调动人们正能量而追求的学识，可能是毫无用处、虚无缥缈的。这样的生活对于约翰逊，或者对于与他同一时代的思想家而言，本身就是不幸的——或者说这对于学院和家庭间两点一线式的人生本身就是个惩罚。但在这样的不幸中，约翰逊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对他而言，世界仅是个用于教化快乐终会降临的地方。即使如此他仍然会忧虑，谁是可以信任的？他毫无疑问地坚信，快乐是会在死气沉沉之外被发掘到的。而这正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蔓延欧洲的一股狂潮，甚至格雷，在他著名的《伊顿颂歌》中，把伊顿运动的学生比喻成“小小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人生痛苦的阴霾。所以，约翰逊的《拉塞拉斯》在这两方面都很典型，我们在其中能感受到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做了最好的诠释。

亨利·莫里

第一章
谷中的宫殿

当你们惶恐地聆听梦幻的呓语，热切地追寻希冀的身影；当你们期盼着岁月能够兑现年少时许下的诺言，期盼着如今的缺憾能够他朝圆满。想必你们也企图对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的过去一探究竟。

拉塞拉斯乃是万王之王的四子，众水之神在其父的疆土上开创盛世，他的慷慨恩泽了江河湖海，他的无私给予了世间埃及般的富足。

依照热地王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拉塞拉斯在继承王位之前，与他的兄弟姐妹们一同被圈禁在一座独立的宫殿中。

这座阿比西尼亚王储们居住的宫殿，流行着古老的智慧与规条。它高悬于阿姆哈拉王国的一片谷地之中，四周群山环抱，通往宫殿的唯一途径是一个岩石掩映下的溶洞，这究竟是大自然的雕琢，抑或是人类的杰作----一向众说纷纭。溶洞的出口被一段粗壮的木头挡着，而山谷的入口又被数道上古时期铸造的铁门所封住，这些铁门坚固异常，无人可以徒手开关。

潺潺的溪水自四面的高山奔流而下，于山谷的中央形成了一个湖泊。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湖中栖息，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湖畔嬉戏。而这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为一条溪流所吞噬，它裹挟着可怕的嘈杂翻越了一个接一个的悬崖峭壁，直至流入山背面的一个幽暗缝隙，那嘈杂才渐渐平息。

谷地周围也长满了繁茂的树木，溪水途径的岸边花香四溢，抨击着岩石，在空气中迸发。枝上的果子，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坠落。动物们

悠闲地在这广阔天地间觅食，无论是野生还是圈养的，无论它们吃草、还是在散步，在这片隔绝着凶猛野兽的世界里，活得分外安逸。一些牛羊在牧场里吃草，一些在田野间彼此追赶嬉戏，活泼的幼崽在岩间跳着闹着，调皮的猴子在树上疯着跑着；慵懒的大象，在树荫下睡着了。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聚在了一起，大自然的祝福庇护着它们。一切邪恶都荡涤无存，仿佛那丑恶从来不曾存在过。

居民们在这完美世界中自给自足。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人人生活中衣食无忧。每年国王都会赐予他的孩子们一次出游的机会。铁门缓缓开启，伴着曼妙的吱嘎声。在这8天的时间里，国王要求每一位居住在山谷里的子民都提出想法，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些足不出户国王的孩子们不那么无聊，能让他们不总是发呆出神，减少漫漫长日里的苦闷。于是，在大家的提议下，国王请来了许多才艺之人来提升节日气氛。他让音乐家们营造氛围，将表演者们的热情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希望借助这些，能够使他们沉浸在幸福里，度过余下仍需被束缚的日子。他们相信新奇的演出会烙印在安逸的生活里。新鲜感总是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认为生活会永远幸福下去，就如同这铁门曾一度紧闭，那些离开之人不会再回头。新鲜的事物对人的长期影响终究是未知，每年都会有新的人被带进这座围城。

这座宫殿，坐落于离湖面30多步高的山丘上。它被划分成若干个广场与庭院，设计新颖别致，外形恢弘华美。随着时间的推移，掺杂着水泥的石材越发得坚硬，其屋顶的拱弓也渐变成本来的样貌，伫立在外的建筑群，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国王，遭受四季的风吹雨打，竟毫发未损。

一间屋子，除了几个官员，没人知道它有多大。几位官员一代又一代地继承着这个秘密。她建造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她自己成为秘密。每间屋子都有一个畅通的秘密通道；每座广场上也都有一处与其他人交流通信的地方，或是上层的私人走廊，或是房屋的地下密道。有些未被

发现的石柱上的凹槽，或者空心洞，会经常储藏一些君主们的宝物。之后他们会找来大小合适的石头遮掩起来。除非遭遇王国最紧迫的事情，否则没人挥动。他们在本子上记录财物情况，藏于高塔内，一处只有在继任王子陪同下才会去的地方。

第二章
欢乐谷中王子的不满

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子女们每日在这座山谷中，只知道取乐消遣，悠闲度日。或是满足于观看演出的快乐，或是沉浸于赏心悦目的美景。白天在花香四溢的花园里散步，夜晚在铜墙铁壁的城堡里安眠。每件艺术品为满足他们的快乐量身定制。负责教导他们的圣贤尽是告诉他们世间疾苦，把山谷外的世界描述成向来都在祷告的炼狱，以便提升王储们身处山谷的幸福感。他们每天都被歌声环绕，而这些歌谣多是以“欢乐谷”为主题。他们的胃口被各式各样的享乐刺激地愈发膨大，每时每刻都在不眠不休地寻欢作乐。

这些说法一般而言是奏效的，没有一个王储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是坚信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拥有了艺术与自然的一切馈赠，并为那些生来就被排除在这片平和之地以外的人们——那些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为苦痛所累的人——感到遗憾。

除了拉塞拉斯，他们每个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取悦，一同玩耍。在拉塞拉斯26岁那年，他不再和其他人一样玩乐，而是显出特立独行，经常一个人独自散步和冥想，他常常呆坐在堆满山珍海味的珍馐美食前而忘记去品尝。他从歌声缭绕中愤然起立，抽身而去。他的侍者们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极力想要恢复他对于享乐的钟爱，而他则对他们的谄媚无动于衷，甚至很是反感。拉塞拉斯日复一日地坐在树荫掩映的小溪旁，时而听听树林里传来的鸟鸣。时而看看溪水里游弋的鱼儿，过不了多久，他便将目光投向了草甸和羊群。有的羊儿在吃草，有的则在草丛中睡觉。而他奇妙的幽默感让他忍不住要对此驻足观看，而他从前颇爱与之倾谈的一位圣贤，为了发现他不安的原因则悄悄跟着他。不

知道附近有人跟着自己的拉塞拉斯，时而将目光落在羊群身上，时而又穿过崇山峻岭，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他经常喜欢把这些事物的境况与自己做比较。

“是什么决定了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呢？”他说道，“所有经过我身边的动物，都跟我自己一样，是肉体凡胎，饿了就吃谷物和草料，渴了就喝溪水，它们的饥渴因此得到平复和满足后，接着就是睡觉，等到醒过来，又饿了，于是再次进食、休息。我和他们一样知饥渴，但是当饥渴满足后，我并没有休息。我和他们一样，被欲望折磨，却不像他们那样容易满足，这过程太过阴郁漫长，我渴望再次饥饿以振奋精神。鸟儿啄食干果式的谷物，然后飞往让它们鸟鸣婉转、欢歌其间的树林。其实，我可以招来弹手与歌者来附庸这般场景，但昨日使我感到欢悦的声音，如今却也变得疲惫，可想而知以后更是如此。”再次说道，“我扪心自问，没有哪股认知的力量，可以让我找回过去的那般快乐，而且，也丢失了内心的欢愉。说到底，人们的潜意识里一定存在着，关于某些地方无法带来满足感，又或者，人们的意识里有些许不同的愿望，比如，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满足之上。”

之后他清醒下头脑，望着月亮升起，向宫殿走去，当他经过草原时，看到了那些包围着他的动物，“你们是幸福的，无需羡慕身在你们之后的我，让自己背负的太多，我也不羡慕你们这些小可怜的幸福，因为人都是不幸的，啊！你们的无忧无虑，我有很多的忧郁，我害怕体会它们带来的伤痛，有时我会蜷缩进魔鬼的记忆中，有时又会先于魔鬼的行动；所以说，上帝的意志，对于个人的苦难与享乐来说，是公平的。

王子在这一路上以此自娱，谈到它们时，他语气悲伤，表情却显得自得其乐，在其他不幸的命运中有所慰藉，神情肃穆，到了傍晚，他将其与快乐混合，一切取悦他的都发现，他的心情舒畅了起来。

得到宝物后，找来合寸的石头遮掩起来，便不会再动，除非遭遇王国最紧迫的事情。进而，他们会在本子上记录着财物情况，并藏于高塔

内。国王永远不会单独进入，而是会陪着下一任继任王子一同前去。

第三章
衣食无忧者的愿望

第二天，他旧日的老师觉得自己已经对王子的精神问题心中有数，便希望能通过商谈的方式治愈它，并十分殷勤地寻找与王子谈话的机会，而王子早就已经将其视为一个智慧枯竭的人，不愿再理会他的攀谈。“为什么他总是要打扰我？”王子心想，“那些教诲第一次听时还有些意思，但想再次体验那种新鲜感，除非我能忘记听过的知识，可我大概永远也忘不掉。”他接着便进了丛林，像往常一样通过冥想静下心来；在思想彻底安定之前，他察觉到身边有人跟着，他本来不耐烦得想转身就走，但又不愿意冒犯这位他仍然爱戴的人，于是他请以前的导师一同坐到了岸边。

这位受到鼓励的老者开始感叹最近他在王子身上观察到的变化，问他为何总是回避宫中的消遣，转而沉浸在孤独和寂静中。“我远离娱乐，”王子说，“因为娱乐不再使我愉快：我孤独是因为感到痛苦，我也不愿将其他人的幸福笼罩在我的阴影之下。”“王子殿下，”智者说，“您是第一个在欢乐谷中抱怨痛苦的人。我希望能够说服您，让您相信自己的抱怨是毫无道理的。您享有阿比西尼亚国王能够赋予的一切，您既不需要劳作，也不会面临危险，但这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劳作或危险取得。您不防看看四周，告诉我您还有什么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如果您什么都不想要，又怎么会不快乐呢？”

“什么都不想要，”王子说，“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便是我抱怨的原因：但凡我对自己的所求有一些了解，我就会有一个明确愿景，这个愿景会燃起我的动力，我便不会苦恼地看着太阳缓缓西沉，或在每天破晓时叹息，甚至连睡眠都无法让我逃离自身的痛苦。当我看着

孩童们和小羊羔互相追逐嬉闹，便猜想如果自己也有可以追寻的东西，应当会快乐起来。然而拥有了一切我所需的，我感觉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没有差别，除了之后的时间比之前的还要难熬。用您的经验告诉我，现在如何让时间像我童年时代那样飞逝，那时候的大自然是那么新奇，每一刻我都能有新发现。我已经享受了太多：给我一些期许的东西吧。”老者讶异于这种别样的苦难，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又不想许久沉默下去。“殿下，”他说道，“如果您看见过世间的疾苦，就会明白该如何珍惜自己现在的处境。”“现在，”王子说道，“你已经告诉了我一些值得去追寻的东西。我愿意去看看世间疾苦，因为唯见悲痛反见幸福。”

第四章
王子继续感怀沉思

就在这时，一阵音乐响起，宣告着用膳时间到了，对话则就此打住。老者悻悻地离开了，因为自己方才的晓之以理竟造成了那个双方都曾试图回避的后果，不过在人生的衰退期，屈辱和痛苦都只会持续很短的一阵子：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够轻易忍受自己长久以来所背负的；或是因为人在年老时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受重视，便也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又或者，我们对死亡之手即将将其终结的苦难很少在意。

这位眼界变宽了的王子很难快速地平复自己的情绪。他曾对自然赋予自己的长寿感到恐惧，因为他认为时间愈长要忍受的愈多：而他现在为自己正值少年感到快乐，因为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希望之光投射到了他的思想中，使他重新容光焕发，使他的双眸熠熠生光。他充满激情地想要做些什么，尽管仅仅凭直觉他还不知道要做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要用什么方法做。他现在不再低迷孤僻了；但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储藏着幸福的秘密金库的主人，而只有将幸福藏起来，他才能感到幸福，于是他假装沉浸在所有那些消遣活动中，努力使其他人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欣慰，即使他对其倍感厌倦。但是如果不留下一些空闲时间，这快乐便不会大量增加，也不会持续太久；一天中他有几个小时可以用来冥想，不用担心别人察觉。生活的重负释然了大半；他殷勤地参加集会，因为他认为自己频繁的出席对达到他的目的来说不可或缺；他也乐意独处，因为他现在有一个信念。他主要的乐趣源于想象世界上那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将自己置于各种境地，被想象中的麻烦困扰，在荒野中历险求生；但是，他的善心常常会在痛苦释然、察觉到欺骗、打败了抑郁、散布了幸福的情形下，终止他的幻想。

拉塞拉斯就这样度过了二十个月。他太过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中，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实际的孤独；在夜以继日地构思不同情境下的人事时，他忽略了自己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有一天他坐在岸边，想象自己是一个孤女，被其花言巧语的爱人骗走了唯一的一点财产，并苦苦地央求他归还。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不由得维护起这个女子，并仿佛真的在追人一般奋力追赶那名掠夺者。恐惧自然而然加快了罪犯的脚步，拉塞拉斯用尽全力也追不上那个亡命之徒；尽管如此，他也决心要通过毅力让那个他难以在速度上超越的人累倒，于是他一往无前，直到一座大山横亘在面前。

在那里，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并对自己毫无意义的冲动一笑以释之。然后，他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山，“这便是阻碍我享受幸福、行善积德的主要障碍。我的愿望和期盼已经延伸到这座我从未尝试翻越的屏障后多久了？”

受到这个想法的冲击后，他静坐以冥想，忆起自从自己第一次企图逃离这束缚之地，太阳在这一年间两次越过他的头顶。此时他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懊悔感。他思考着过去的时光能够用来做多少事情，而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他将这二十个月和人的一生作比较，“人生，”他说道，“是不能将无知的婴儿时期和智力衰退的老年岁月算在内的，我们在能够思考以前就已经活了一段时间，又马上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人类真正意义上存活的时间可以被合理地预估为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我已经在幻想中浪费了重要的那一部分。我已失去的毋庸置疑，因为我曾切实地拥有过它；但是接下来的二十个月，谁又能保证呢？”

意识到自己的愚蠢让他格外痛心，久久不能自已。“我剩下的日子，”他说道，“已然被我祖先的罪恶或愚蠢以及我们国家荒唐的局面蹉跎殆尽；我想起这些时感到厌恶，而非自责：但在新的曙光照亮我的灵魂后逝去的岁月是我自己挥霍的，因为我构想出了一个合理享乐的计划。失去的不可追回。我在这二十个月中看太阳起起落落，像一个无所

事事地凝视着天堂光芒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鸟儿离开了母亲的巢，自在地飞向天空和树林；婴孩不再吮吸乳头，为了独立生活也逐渐掌握了攀爬岩石的技艺。我却一点儿进展都没有，仍然无助且无知。阴晴圆缺二十载的月亮告诫我岁月易逝，脚下潺潺的流水控诉着我的懒散。而我则坐享心智上的盛宴，对自然中的榜样和星球的教诲置之不理。二十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谁来将其复原？”

这些忧愁的想法萦绕在他的脑海；他用了四个月致力于不再浪费时间在空想上，而当他听见打碎了瓷杯的女仆说不要为修复不了的东西而悔恨时，他才是真正地被唤醒了。

拉塞拉斯为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而自责——他从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有多少有用的提示是无意中产生的，而偏爱遥远的见解的头脑是多么容易无视近在眼前的真理。他为自己的懊悔后悔了几个小时后，便下定决心寻求一切方法离开欢乐谷。

第五章
王子计划他的出逃

如今他发现，自己曾以为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他环视四周，发觉自己被莽莽群山困在一座无人能进出的天然监牢之中。现在的他焦躁得如同烈火中的雄鹰。他夜以继日地翻山越岭，寻找着可能被丛林遮蔽住的通往外界的一线缝隙，却发现所有的高峰都难以逾越。他终于放弃了打开那扇大自然的铁门，因为其不仅工艺精湛、历久弥坚，且有许多守卫轮流把守，其位置更是暴露于众生持续的注视之下。

接着，他检查了湖水从其内部流出的山洞；在猛烈的阳光照在山洞入口时，他往下张望了好一阵，发现里面填满了碎石，尽管这些碎石不能阻止溪流在缝隙中穿梭，却可以将任何躯体阻挡在外。他便又回到了灰心丧气的状态；不过他已经意识到希望对自己的眷顾，便决定永不言弃。

他就这么毫无成果地忙了十个月，但在这些时光里，却度过的很愉快——每天清晨他都带着新的希望醒来，傍晚则为自己的勤劳欣慰不已；晚间又因为疲乏，睡得格外香甜。他碰见了不少好玩的东西，使其劳作不再那么枯燥，也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辨别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发现山谷里充满了奥妙，他置身于其中，打算着若是逃不出去，就用沉思来安慰自己，尽管他的努力还未成功，却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疑问。然而他最原始的好奇心并未减少，他仍然想要习得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他的愿景依旧，希望却渐渐少了，他不再探查这墙中监牢，也不再苦苦寻求还未被注意到的缝隙，而是决心将他的计划守口如瓶，此乃当下唯一一条可以日后坚持施行的权宜之计。

第六章
飞行艺术

“欢乐谷”吸引来一批能工巧匠，他们辛勤劳作，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快乐的村民相处融洽。其中有一位能力杰出的人才，他将机械相关原理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与休闲娱乐，发明创造出许多机器设备。比如，通过一个巨大车轮样的装置，将河水流向按照自己的要求，引进宫殿之中，输送到各个房间；比如，在花园中，安装一种人工喷头，可以始终让其周围保持空气清爽。又比如还有一些林荫小路，是专门为女士所设计，靠溪流提供持续的动力，通过扇叶转动产生连贯流动的风；再比如，在适当的距离会听到轻音乐的演奏，而操控这些乐器有些是凭借风能，有些却是利用水流的动力。

拉塞拉斯有时会前去拜访这位机械师，他以获取各种知识为乐趣，他认为将学之所成应用于客观世界的时刻即将到来。一天，机械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心时，发现一位贵族正忙于建造一艘战车。从样式看，它可以在水面航行。机械师对此设计示以极大的尊敬，并想要帮着完成它。在此之后，他很开心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王子的赏识，于是决心获取更高的殊荣。“大人，”机械师说道，“您所见到的，仅是机械科学所表现出来的一小部分。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人们可以利用更为迅捷的双翼装置，来替代过去笨拙的船只与马车，广袤的天空正待以知识去开垦，只有愚昧和懒惰才会在地面匍匐爬行。”

这些话语重新燃起了王子想要逃出山谷的愿望。看到这些机械师所展现的能力，王子想象的到如果这个发明家想，他会做的更多。王子不想刚燃起希望再失望，于是决定进一步询问他的想法。“恐怕，”王子对发明家说，“你的想象高于你的技术，你和我说的，是你希望实现的，

而不是你现在所了解掌握的。每一种动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存空间：鸟儿拥有天空，人和百兽则属于大地。”机械师回道：“在鱼类生活的水域。兽类能够依靠天赋在水里游泳，人类则可以依靠外力在水里行走。人既然能够入水，就不要失去翱翔天空的希望；游动是在粘稠的流体中飞翔，飞翔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动。面对不同密度的物质，我们要想通过，其受到的阻力要与其动力成比例相抵。如果你能使飞行中下方的压强大于上方的，那么，就能被空气托起而前进。”

王子说：“但是，游泳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再强壮的四肢，也会感到疲倦。我担心，飞行只会让这种表现更为剧烈；除非它能够比游动要更为省力些，否则羽翼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

“从空地上费力的缓慢上升，这将会是振奋人心的时刻，就如同见证笨拙的家禽，扑扇着翅膀想要飞起；”发明家说道，“但，当我们越来越处于高位时，地球的引力与自身的重力将会逐渐减弱，直至到达一处临界点，在那里人可以漂浮在空气中，更不会有任何下降的趋势；这样就不必考虑任何因素，只有一味地向前移动，平稳的推动力也将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大人，您的细节考虑是如此得深远，现在，请设想有这么一位欢乐的哲人，他拥有翅膀，能够翱翔于天际，可以俯瞰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每个国家、各类种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同处在同一平面般，尽收于眼底。悬在半空，就像上帝，可以观赏到陆地与海洋、城市与荒漠等等一系列生动美景；可以领略到各类平等安全的贸易往来，以及田野间的竞赛；山川间遍布野蛮人的踪迹，因生活在物产丰富的土地，而欢欣雀跃，因和平共处，而宁静平远；这些都是多么的令人愉悦啊。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路飞行，如此轻松地描绘出尼罗河的流经轨迹，看着它流去往遥远的国度；还可以在地球这彼端间，看尽自然全貌。”

王子回道：“这些种种，真叫人神往，然而，我很担心，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沉着思考，心神安宁的。有人告诉过我，在高山之上，

人的呼吸就很难维持，然而，独立于这些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随着高度越高，连空气也稀薄起来，人会很容易坠落的。因此，我严重怀疑，足以维持生命的任何高度，都有存在快速下落的危险。”

发明家态度坚决地回答道：“如果将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难，都进行了规避，那么就不会存在尝试了，如果你支持这个项目，我愿意冒险进行第一次飞行试验。之前，我已经研究过所有飞行动物的身体构造，发现蝙蝠的翅膀是可以持续性折叠伸展，也是人类最容易掌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于明天开始这个项目，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期待自己能够飞行于天际，来回击那些冷眼旁观、不怀好意之人。对于这件事情，首先，我会偷偷地进行，以便不会被他人察觉，其次，你也不要命令我，为别人制作翅膀，最后，切记此事只有我们二人知道。”

拉塞拉斯王子问道：“为什么你会憎恶别人有如此大的利益之心？一般说来，身上的本领不都应该尽量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嘛，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圈子里，每个人都离不开彼此，也都为彼此回报着善意。”

“如果每个人真都是善良的，”发明家回道，“那么我会乐于教授他们的。可如果坏蛋们能够随意在天际间攻击他们，那这些仁爱之士的安全，又该如何保证？迎战一支可以穿行于天空的军队，无论是高墙、群山，甚至连大海，都无法提供应有的庇护。想象一下，一群北方的蛮夷，借着风势飞翔在天，手持火把，以不可抗拒之力降落在城市之中，这是一个多么丰满的推论。甚至，事情发生在这个山谷，王室贵族们从幸福之所撤退途中，也可能受到那些从天而降，自南海岸登陆集结的野人军队大肆疯狂地攻击。”

王子承诺了任务的保密性，等待着执行情况。他心里也是默默觉得，此事并非无全然成功之可能。时不时的，他会前去查看任务状况，记录其进展程度，并会把察觉到的一些细微独创性设计贡献出来，以此促进装置的升级改造，从而与不稳定的强大力量结合到一起。每一天机械师的内心都更为确信的是，把那些贪得无厌、贼眉鼠眼之人抛弃于

后，将自己无比的信心献于王子，让其牢牢地攥握住。一年之后，大业终以完成，机械师也在约定的时间露了面。他站在湖边一处高地，全副武装。他拍动起羽翼，来聚拢着足够的空气，纵身一跃。不料机械师径直地坠进水里。这个装置在空气中根本毫无作用，反倒是拖拽着他往更深处沉去，王子费尽气力，带着惶恐与恼怒，将半死的他救上了岸。

第七章
王子发现一位学者

虽然上次实验失败了，但这并没使王子过多烦扰，目前，没有其他的逃离方案，他只能希望找到快乐的事情去做。他仍然计划着逃离"欢乐谷"，争取一次成功。

王子进入新世界的前景渺茫，他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如今变成了不知所措。尽管他用所有努力去证明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仍在不知不觉地折磨着他。当雨季来临，他又一次在悲伤中迷失了方向。如期而至的雨让森林里脚下徘徊的路变得泥泞不堪。

雨水似乎没有停的意思，反而相对过去几年，都要猛烈的多得多；山谷周围的上空，黑压压的都是浓密的云群，如同破了一个大窟窿，瓢泼大雨倾泻而下，涌进了每一侧的平原之上，以至于山体的各处洞穴，都由于太过狭窄而无法排出积水。谷底的湖水淹没了堤岸，水势越来越大，水位越涨越高。人们都聚集在宫殿所矗立的高台，以及其他几处高地势山丘，平日里无法看到的，如今都可是一清二楚。圈养的牛羊们逃出了牧场，其他一些野兽和良禽，也已躲藏到山中。

洪水将所有的皇室成员禁足在宫中，一切外事活动迫不得已只能停止，而拉塞拉斯王子却被一首过去背诵了的，关于介绍人类所处的各式社会环境的诗词深深吸引。他命令手下找来这首诗的作者，让他来再次陈述一遍。接着，王子便走进了熟悉的意境中，他很开心，感觉自己找到熟悉外面世界的人才——一个能够如此生动具体地描绘出生活场面的人才。然后，他向这人提问成百上千个问题，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都是些平淡无奇的疑问，但是，王子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囚禁于自己

房屋内，对于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是陌生的。那位诗人虽是很怜惜他的无知，但对于其求知欲甚是喜爱，于是，日复一日地用着新颖的方式教导，丰富着王子的内心，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睡觉是浪费时间。带着强烈的渴望，他十分期待清晨的到来，开始迎接新的一天、讲述新的内容、收获新的快乐。

这位诗人，就是伊姆莱克。和王子单独待在一起时，王子要求他说说自己的动机、来历，再谈谈自己是如何被强迫，为何被引诱，从而要结束在“欢乐谷”的日子。正当他要开始自己的陈述时，拉塞拉斯却被通知要去参加表演会，没办法，王子强忍着自己的好奇心，直至傍晚的结束。

第八章
伊姆莱克的过往

在热带地区，夜幕降临才是人们这一天娱乐的开始。时间已近午夜，音乐还在回荡，公主们早已就寝。拉塞拉斯呼唤他的伙伴，让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王子，”伊姆莱克说，“我的故事不长，致力于学问的生活安静而简单，几乎很少受到其他事情的影响，日子在无意间就悄然而逝了。公众宣讲，自我反思，阅读和聆听，询问和答疑，这些就是学者的事情。想要褪去浮华和恐惧去周游世界，也想平凡而低调地过自己的生活。”

“我出生在哥亚马王国，不远处就是尼罗河的源头。我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他的贸易分布在非洲内陆国家和红海港口。他是一个诚实、节俭且勤奋的人，只是有些吝啬和狭隘。他希望发财，也唯恐露富，被当地的统治者所惦记。”

“这是当然，”王子说，“除非我父亲没有恪尽职守，否则没有人敢在他的领土上拿属于别人的东西。难道他不知道国王对不公正的行为负有责任吗？如果我是国王，没有罪的臣民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当我得知一个商人因为害怕权力而失去他用诚实换取的收益时，我义愤填膺。告诉我那个抢劫百姓的统治者的名字，我要向国王告发他的罪行！”

“王子，”伊姆莱克说，“你的热情是年轻的美德和活力的自然表现。终有一天，你会谅解你的父亲，还会听到统治者的抱怨。在阿比西尼亚的领土上，被压迫既不常见也不被容忍的；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形式的统治，是完全可以避免残忍的行径。主从关系决定了一方面必定从

属于另一方面；权利掌握在人类手里一定会被滥用。最高法官的严明洞察会有一定效果，但大部分案例仍将无疾而终。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罪行，也不可能给他所知道的一切罪行以惩罚。”

“你说的这个，”王子说，“我不甚明白，但我不会和你争论，我会听你继续讲述。”

“我的父亲，”伊姆莱克继续说道，“本打算不让我去受别的教育，只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商人；在发现我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理解力之后，他便展望我将来一定会成为阿比西尼亚最富有的人。”

“为什么，”王子说，“你父亲想要增加他的财富吗？他的财富已经多得超过了他所知道的，所能享受的极限。我不愿怀疑你的诚实，但前后矛盾的话语让我觉得你所说的不可能都是真的。”

“矛盾的双方，”伊姆莱克说，“不会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人来说，矛盾的双方可以同时发生，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多样性，多样性并不是矛盾。我父亲可能期望一个更加安全的时期。愿望是人们生活前进的动力。真实希望被满足的人，往往都有自己更多的幻想。”

“你说的这个，”王子说，“我想象得到。我后悔打断了你刚才的话。”

“怀着这种希望，”伊姆莱克接着说，“他送我去学校。但是，当我发现了知识的乐趣，感受到了智慧的快乐和发明的骄傲时，我下定决心，开始默默地鄙视财富，即使这样做会让我的父亲失望。他粗鄙的观念引起了我的同情。二十岁之前，他对我的温柔关爱让我感到旅行的疲劳。在那段时间里，在国家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我受到了历代大师的教导。每个小时我都会学到新的东西，我的生活沉浸在一个持续的满足过程中；但当我走向成年的时候，我逐渐失去了对我曾经需要仰望的那些导师的敬畏；学业结束时，我发现曾经仰望的他们并没有比普通人更聪

明或更优秀。”

“最后，我父亲决定让我经商。他打开地下金库，数出一万枚金币。‘这个，年轻人，’他说，‘是你贸易的资本。我当初白手起家，手里的资金还不足这个的五分之一，你也看到了，勤奋和节俭可以让它增长。这是给你的，你可以随意处置，用来浪费或是用来发展。如果你因为疏忽或任性而浪费它，你只能等我死后来继承家业，而成为有钱人；如果在四年之内，你使本金翻倍，我们在经济方面就不再是主从关系，我们可以像贸易伙伴一样生活下去。在变得富有这方面，有相同技术和眼光的人才配和我平等以待。’”

“我把钱藏在廉价货包里，驮在骆驼上，一直走到红海的岸边。当我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水域时，我的心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束缚，我感到一种愈加强烈的好奇心在我的脑海里点亮。我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国家的生活，去阿比西尼亚学习科学。”

“我记得我父亲曾强迫我增加我的资金，不是我违反承诺，而是违背了意愿，并为自由散漫付出了惩罚的代价。我决心满足自己的愿望，让我饮饱知识的清泉，消除好奇的饥渴。”

“因为我没有与父亲做生意，所以我很容易就认识了一艘船的船长，并找到了去往另一个国家的通道。我没有事先规划我的航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我能看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国家，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最后我选择走进一艘开往苏拉特的船，留给我的父亲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想法。”

第九章
伊姆莱克的过往（续）

“当我第一次走进水的世界，环视四周不见陆地，我整个人被兴奋的恐惧包围着，想象着灵魂被无限的希望放大，可以日夜顾盼而不知疲倦。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厌倦了寻找不毛之地，我一次次看到我已见过的东西。沉默着进入船舱，我开始思考是否我以后的所有快乐都会像这样，在厌恶和失望中结束。‘毫无疑问，’我自言自语，‘海洋和陆地是完全不同的。水的变化只有静止和运动两种状态。但陆地上有高山和峡谷，有沙漠和城市，居住着不同习俗和不同见解的人。我或许可以寄希望在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我可能在自然界中遗漏的东西。’”

“有了这个想法，我平静了下来，在航行中也找到了乐趣，我开始接触水手，从他那里学习航海艺术，也开始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制定出我的行动计划，去那些不曾到过的地方。”

“在我几乎对海上娱乐感到厌倦的时候，我们安全地抵达了苏拉特。我用钱买了一些商品，作为身份象征，也加入到一个往来内陆国家的商队。我的同伴们或其他人，不知根据什么来推测出我很富有。然而，通过我的询问和惊讶表现，他们发现我是一个无知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长久以来他们认为老人有欺骗新手的权利。他们想要我像他们通常做的那样，学习欺诈的艺术。他们将我放任于佣人的盗窃之中，军官的勒索之下，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掠夺。在对于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境下，仍欣喜于自己有这方面能力的优越性。”

“稍等，”王子说，“这些人是这样堕落吗？他们竟在自己无法获益

的前提下，还要伤害别人？我可以轻易想得到，人都希望自己存在优越感，但你的无知只不过是偶然事件，既不是你的错，也不因你的愚蠢，他们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还为自己喝彩。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正是那些你想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在他们背叛你的时候，以告诫的方式显示出来。”

“是自尊心，”伊姆莱克说，“它并不脆弱。它可以用低劣的优势取悦自己。嫉妒不能让人感到幸福，但是与他人的痛苦相比，则另当别论了。他们看到我富有会痛苦，发现我软弱则高兴，他们欺强凌弱，是与我为敌的人。”

“请继续，”王子说，“我不怀疑你所叙述的事实，但不赞同你归咎的错误动机。”

“和这些商人一起，”伊姆莱克说，“我来到了印度斯坦的首府阿格拉，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所居住的城市。我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几个月后，我就能与这里的学者交谈。我发现这里有的人忧郁、冷淡，有的人从容、健谈，有些人不愿意轻易教会别人，那些自己曾历经艰难学会的东西，有些人则向别人展示他们的研究结果，为的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我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向皇帝陛下郑重推荐自己，成为年轻的王子们的导师，皇帝问了许多关于我的国家和我的旅行的问题，虽然现在我无法回忆起他说的，那些高于普通人的力量之上的东西，但我直到离开都在惊讶于他的智慧，赞赏他的善良。”

“现在我的信誉度之高，使曾经随我一同旅行的商人们，都请求我向宫廷的女士们提出介绍。我对他们恳求的信任感到惊讶，并对他们在路上的做法大为责备。他们冷漠地听着我说，没有表现出任何羞愧或悲伤。”

“之后他们用贿赂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我不愿做两件事：一为仁慈，二为金钱。我拒绝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伤害了我，而是因为我不允许他们伤害别人，我知道他们会利用我的信誉，去欺骗那些购买他们商品的人。”

“住在阿格拉，直到再也没有可学习的东西后，我旅行到波斯。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古老的壮观遗迹，观察到许多新的生活方式。波斯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国家，他们的集会让我有机会来评论人物和行为举止，以及通过各种变化来追溯人类的本性。”

“从波斯，我进入了阿拉伯，这是一个热爱田园牧歌，也同样好战的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他们的财富就是羊群和牛群。尽管他们不贪图、嫉妒他人的财产，多少年来，却一直跟外族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

第十章
伊姆莱克的过往（续）
——一场以诗歌为题的学术讲演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发现诗歌都被看作是最高等的学问，人们对其的尊崇与他们献给天人的相差无几。但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认为，最早的诗人才是最好的；或许是其它领域的知识需靠经年累月习得，而吟诗作赋对于有天资的人来说手到擒来；或许是一个国家的第一首诗，因让人眼前一亮受到的赞誉，成就了其经久不衰的声名；又或者，因为诗歌的主题限于自然和情感，而这两者永恒不变，最初的诗人写完了最精彩的题材后，后人再怎么别出心裁也只不过是旧事重提而已。无论原因为何，人们普遍注意到，早期诗人写出了诗歌的本质，后世的作品展现了诗歌的艺术；古人攻于文笔和创意，后人则擅长堆砌辞藻、雕章琢句。”

“我渴望在诗歌史上留下我的姓名。我翻阅了所有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诗人的作品，还能背诵那些保存在麦加的清真寺里的诗集。但我很快意识到，没有人能仅靠模仿他人来获取成功。我对出人头地的渴望迫使我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然和生活上。自然是我倾诉的对象，人类是我的旁听者。我不可能描述我从未见过的事物。我也不可能让我不理解其喜好和观点的人，感到喜悦或恐惧。”

“决定成为诗人之后，我看待世间万物的眼光产生了变化；我的注意力范围扩大了；没有我所能忽略的知识。我徘徊在山脉与沙海，寻找着意象与相似性，在脑海中刻画出森林的每一株树，与山谷的每一朵花。我以同样的专注观察岩石的碎片与宫殿的尖顶。我曾沿着纵横交错

的河道漫步，亦曾仰望夏日晴空中云卷云舒。对于诗人来说，没有什么是无用的。他的想象力会告诉他何为美丑；他必须熟知哪怕是无边无际或渺若尘埃的一切。花园里的植物、森林中的动物、土壤里的矿物和夜空中的流星，必须并存在他的头脑中，才能使他的思绪产生无止境的变化；因为每一个想法都能帮助强化，或修饰道德或宗教事实，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便越能够变换他描写的场景、以模糊的暗喻及意外的结论满足其读者。”

“因此，我谨慎地研习自然的方方面面，我勘察过的所有国家都对我作诗的能力颇有助益。”

“在这样大范围的考察中，”王子说，“你肯定遗漏了不少东西。我一直生活在这群山之中，却总是能见到我从未看到过或留意过的事物。”

“诗人的使命，”伊姆莱克说，“是观察群体而非个人；是谈论普遍的性质以及广泛的现象。他不会去数郁金香上的条纹，或去描述树林中植被的不同阴影。他要做的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表现出让所有人都能联想到原型的显著特征，也不必区分那些对留意和没留意的人来说同样明显的特点，这些特征的差别，有人或曾注意到，有人则忽视了。”

“但了解自然不过是诗人的使命的一部分；他也必须阅尽人生百态。他的身份需要他估量一切状态下的喜悦或悲伤，观察一切情感的一切组合蕴含的力量，追踪人类头脑被各种规则调整，及被气候或习惯偶然影响时的变化，从婴儿期的活跃到衰老时的沉闷。他必须摆脱因自己的年龄和国家产生的偏见；他必须将对和错当成抽象和不变的事物来考量；他必须忘记眼下的法则和观点，上升到永恒不变的普适和抽象的真理层面。因此，他不能指望一举成名，他将会蔑视同时代的名人，并把功过留予后人评判。他必须以自然的解读者，与人类的立法者的身份创作，明白自己掌管着后世的思想与行动，自己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存在。”

“他要做的不止这些。他应当掌握多门语言与学科，而为了让文风与思想相称，他必须通过不断练习来驾驭文章的辞采声韵。”

第十一章
伊姆莱克的叙述（续）
——朝圣之旅的迹象

伊姆莱克起了兴致，正准备继续夸示自己的职业时，王子喊了一句："够了！你已经说服我，永远无人能够成为诗人了。请继续你的叙述吧。"

"成为一个诗人，"伊姆莱克说，"的确很难。"

"困难得很，"王子回答，"我现在不想再听他需要做什么事情了。告诉我你在波斯之后去了哪里。"

"从波斯离开后，"诗人伊姆莱克说，"我游遍了叙利亚，并在巴勒斯坦住了三年，在那里我与很多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的人谈话，眼下那些国家掌握着权力与科技，它们的军队战无不克，舰队则称霸着另一个半球。当我把那些人与本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民作比较时，他们几乎就像是另一种等级的生物。在他们的国度，几乎没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成百上千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技术，长久为他们的便利及娱乐服务，他们通过贸易来获得当地气候不允许生产的东西。"

"究竟那些欧洲人，"王子问，"是怎样变得如此强大的？又是为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或征战，而亚洲和非洲人则无法侵略其海岸，在其港口建立殖民地，让其国王服从自己的法令吗？将他们带回欧洲的海风也能将我们带去吧。"

"他们比我们更加强大，殿下，"伊姆莱克回答，"因为他们更聪

明；智慧永远支配无知，就像人类统治其它种群一样。但他们为何拥有比我们多的知识，除了说这是上帝不可测的意愿以外，我无法解释。”

“什么时候，”王子叹了口气说，“我也可以去一趟巴勒斯坦，见识这各方势力非凡的交汇？在梦想成真之前，我还是靠听你的叙述消磨时间吧。我并非毫不知悉众人在那里聚集的原因，那座城市应该是智慧与虔诚的中心，每个国家的圣贤肯定都经常前往。”

“有些国家，”伊姆莱克说，“去巴勒斯坦的人屈指可数；欧洲许多庞大而博学的教派，都一致抨击朝圣是迷信行为，并嘲笑其不可理喻。”

“你知道，”王子说，“过去的人生中，我很少听到不同的观点；要听完双方的争论实在太耗时间了；你既然已经全面考量过了，就告诉我结论吧。”

“朝圣，”伊姆莱克说，“就像很多别的虔诚行为一样，是合理还是迷信，得根据人们执行的动机判断。为了追寻真理而跋山涉水的远行，并不受其左右。控制世间万物所必须的真理，总会被用心寻找的人找到。空间上的迁移，并不能增长一个人的虔诚，因为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消耗心神。然而，因为每天都有人前往重大历史事件曾发生过的地方，之后带着对该事件更加强烈的印象回来，同样的好奇心也会驱使我们，拜访我们的宗教信仰起源的国度，而我相信，没有人在观望那些让人敬畏的场景时，心中不曾确立起神圣的意志。在某地向上帝赎罪，比在另一处更容易的想法，这无疑是一种无益的迷信，但某些地点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思想，这是分分钟都可以证明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罪恶会在巴勒斯坦得以减轻的人往往错了；他只有放弃这种愚蠢的念头方可前往；若是认为身处巴勒斯坦就能让自己的罪恶，被更加慷慨地饶恕，他则在产生此念的一刹那，玷污了他的理性和信仰。”

“这些，”王子说，“是欧洲人的特性。我之后会另找时间仔细思考

下。那么，你觉得拥有智慧的后果是什么？那些国家的人生活得比我们快乐么？”

“世上有如此多的不幸，”诗人说道，“以至于很少有人在自己受苦时，还有精力拿他人的幸福作比较。智慧无疑是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因为所有人都想变得更聪明。无知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的贫瘠；是一种灵魂不受外物吸引而枯坐在其中的空虚，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我们总是在习得知识时高兴，在忘记所学时忧愁。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事物能抵消学习产生的收获，那么我们知道的越多，便能拥有更多的幸福。”

“如果我们列举出能让生活更加舒适的事物，欧洲人肯定占不少优势。他们能治好我们认为是不治之症的伤病。他们能抵御我们不得不经受的恶劣天气。他们发明出机器来完成许多我们必须靠人力作业的苦工。相隔万里的地方也因通信发达而紧密联系。他们的政策为百姓谋取便利；他们铺设了穿山而过的道路，与横跨江河的桥梁。如果下降到个体的生活层面，他们的住房要更加宽敞，财产也更为安全。”

“他们的生活这么便利，”王子说，“肯定过得很幸福了，那种能与千里之外的朋友交流的工具让我最为羡慕。”

“欧洲人，”伊姆莱克回答道，“不比我们不幸，但他们并不快乐。无论在何处，人生的痛苦都比享乐要多得多。”

第十二章
关于伊姆莱克的故事（接上文）

“尽管我不愿去想，然而幸福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拉塞拉斯王子说道，“假如我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一定让每天都充满欢乐。”“我既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不会心存怨恨；我会忘记所有的悲伤痛苦，感恩上帝赐予的一切。我会在大智者中结交朋友，在高尚者里选妻伴生，我这样就不会遇到背信弃义，或者凶恶刻薄之事。”他接着说道，“孩子们会在我的关爱之下学习和祈祷，当我老去，他们应当回报我在他们儿时的付出。若他怀揣着恩惠与权势在身，一呼群臣而起之，那有何物胆敢与之阻碍？为什么生活不应在保护与拥戴的温柔长河里，逐渐融合于无形中？没有欧洲改革的推动，这也许会实现，毕竟它是为了展示特殊性而非实用性。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吧。”

伊姆莱克说：“从巴勒斯坦一路出发，我穿越了许多亚洲地区；在文明的国度里，以商人的身份去过活，在蛮荒的大山里，则作为一个朝圣者。后来，我开始想念我的祖国，那个旅途归来可以安然休憩的沃土，那个小时候肆意挥霍青春务工的所在，那个老友们会耐心听着你那冒险纷事，为你欢欣鼓舞的家园。我开始经常怀念那些浪费掉的美好初晨的时光，那些我们围坐在一起的傍晚，那些想知道我的故事，愿意听从我劝解的伙伴们。”

“每当这种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都会觉得没有在阿比西尼亚的那些日子都是被浪费的。虽然我按耐不住心中的烦闷，匆忙来到了埃及，但我仍停留了十个多月，沉思于这古帝国的宏伟壮阔，研究着遗留下的古文化。开罗是个大熔炉，在这里，有的人怀揣着对知识的热爱；

有的人则希望有利可图；有些人渴望抛开律法，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有些人想把自己隐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在开罗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既可以享受社会生活的满足感，也能够获得个人生活的私密性。”

“之后我从开罗出发，顺着苏伊士运河，奔向了红海，一路沿着海岸港口，重新回到那个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我在这里加入到一个商队，开启了返乡的准备。”

伊姆莱克停顿片刻，接着说，“我此刻，期待着与家人们相拥亲吻，迎接着朋友们的道贺寒暄。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关于我的父亲，无论他对于钱财盈亏的价值观意味着什么，都应该为一个能带给国家幸运与荣耀的儿子，感到高兴与骄傲。但是，很快事实就证明这只是我的空想。”

“父亲已经过世14年之久，他把财产都分给了我的兄弟们，而他们早已搬到了别的城市。至于我的那些玩伴，大部分都已长眠于土里，其余的，大多已经不太记得我了，而有些人以为，我已被外邦的低劣习俗所浸染，早已不是原先的模样。”

“一个男人，在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后，是不会被轻易击垮的。”他如是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收起最初的沮丧，整理好心情，向王国里的贵族们，竭尽所能地举荐自己；他们将我安排在他们身边，听闻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最终还是回绝了我。后来我自己开办了一所学校。在权势的压迫下，我被禁止教书。最后，我决定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并向一位喜欢我的女士求婚，但遗憾的是，她拒绝了我，居然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位商人。”

“最终，因为蛊惑和非议所带来的压力，我决心彻彻底底地隐居，逃离这个世界，不再受其他人的意见与古怪想法所左右。我等待着“欢乐谷”的大门开启，抛弃希望和恐惧。等到那一天，与被恩宠不同，我会听天由命接受这个终身监禁。”

“你最终在这里找到幸福了吗？”拉塞拉斯王子问道，“你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你是否满足于目前的状况？或者，你希望再去流浪、追寻？山谷里所有的居民都在庆祝命运如此的安排。国王体恤民情，每一年都会邀请一些人前来分享自己的幸运。”

“伟大的王子，”伊姆莱克说道，“我会说出事实。首先我不知道那些参与者中，是否有人在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之后，有过痛惜自己时间的想法。比起其他人，我没有那么不开心，因为脑海中会充斥着类似愉快的幻想，它们会以各种变化组合的形式存在着。我可以不断翻新记忆里已经变得乏味的见闻，或者通过勾勒过去日子里的巧合意外之事，从而来消磨这隐居的日子。”“然而，所有的一切都被这个悲哀的想法终结：就是我的才能如今毫无用武之地，那些过去的所见所闻之乐事，没有人能与之分享。而且当下，这剩余之人的脑海里，都是空空如也，他们或者是被恶毒的生活热情所侵蚀掉，或者是在永恒的空虚罅隙里呆坐太久。”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感化他们呢？”王子问道，“是彼此间没有竞争对手的原因吗？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不需要自制、没有恶意的，所有妒忌等不良心态，都在社会大家庭的无忧生活里消磨殆尽了。”

伊姆莱克说道：“可能会存在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群体，但是，永远不会存在以仁爱或者名誉为根本的。比如，下面的情况一定会发生：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开心，后者感受到自己被轻视而心生妒忌，如果他被告知一定要与那些曾看扁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只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嫉妒与恶意。他们会诱骗其他人也进入到这样的状态，从绝望的痛苦中萌生出自然而然的恶意。他们厌烦自己，甚至是其他人，唯一的排解方式就是，找寻到其他新伙伴来寻求慰藉。他们记恨自己由于愚蠢而丧失的自由，相反，会更乐意看到像自己一样的人们被禁锢于此。”

“然而，通过这个罪行的对比，我是完完全全的自由身。还没有人

被我说服。我也是怜悯那些，被每年举行一次的招揽活动选中的，进入围城的人，更希望自己能够合理合法的提醒他们，即将面临的危险。”他说道。

“我敬爱的伊姆莱克，”王子说道，“我要向你开诚布公地说些事情。其实，我计划逃离‘欢乐谷’已经许久，每一侧的山脉都已完成了勘察，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克服心声的障碍，它不断告诫我，不要去尝试打破你所谓的牢笼。然而现在我发现：你，就是我一同离开的同伴、身后之路的指明灯、未来财富的同伙、以及我选择人生的唯一向导。”

“王子，”伊姆莱克回答，“你还是不要选择离开，你会为自己的好奇欲而后悔的。如今世道，你把自己看待像山谷里的湖水一般，安静又温文尔雅，然而，你就会发现四周环境，如同风暴来袭、旋涡激起千层浪一般险恶；有时，你会被一波波的暴力行径所击垮，甚至，会遭遇背叛，被这股岩石般力量所击晕。在欺骗与错误，角逐与焦虑的氛围里，你会无数次想要回到原来的那种安逸的生活，你会想要放弃从恐惧里找寻自由的想法。”

“不要试图来阻止我的计划，”王子说道，“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识下，你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既然你已经厌倦了山谷里的生活，这也就说明，先前的生活状态还是要比现在要好得多。无论这次尝试的结果如何，我都已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双眼，来洞穿任何人的虚伪外表，再谨慎决定日后的生活。”

“我很担心，”伊姆莱克回答，“比起之前劝阻的话语，你本身有着更为强大的约束在身；然而既然你的决心如此坚定，我便不会再劝谏什么而让你失望的。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靠谨慎与判断来完成的。”

第十三章
拉塞拉斯找到出逃的办法

如今，王子舍弃了平日里钟爱的休闲时光。之前那些关于新奇的事物、场景等等的描述，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搅动。清晨，他围绕着先前听说到的事情，提前备好各类问题。

他心中大多数的不安都缓解了不少。王子有位朋友，愿意将自己的一些想法赠予他，并且凭借自己的以往经验，可以完善王子的出逃计划。他的心不再因塞满无声的烦恼，而备受责难，王子认为，即使在“欢乐谷”，也是会幸存这般人物的，假如他们能够一起闯荡于江湖，他便额手称庆。

几天之后，随着谷中的水被渐渐地排放干净，地面也慢慢恢复到了原样。王子和伊姆莱克一同走了出来，在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下，私密地进行交谈。其实呢，王子想法的跳跃性很大，这在他通过大门的时候，带着幽幽哀伤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说道：“为什么你看起来如此聪明？而其他人却那么愚钝？”

“他们并不愚钝，”王子的同伴回答，“知识拥有强大的力量。精通力学的人，会嘲笑用蛮力的。我也可以选择直接撞开大门，但如此，势必会让自己缺少一些神秘感。大家一定要学会变通、避开锋芒才行。”

当他们沿着山体的一侧行走时，发现了兔子，它们从被雨水淹没的洞穴中出来，准备躲藏在灌木丛里，而其身后的洞穴，是沿着斜线向上排列的。“这是在古时候就会有的想法，”伊姆莱克说，“人类的理性本领就发挥在此，能够借鉴许多动物的本能，因此，我们不要认为偷学了

兔子的本领，是一种贬低自己的表现。同样，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出逃山谷，类似挖洞而过。我们先从各峰顶间所笼罩的区域，其中间部分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攀爬搜找，直到发现突出点的缓平位置。”

当王子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他的眼睛散发出明亮的光芒。这个方法执行起来会很容易，而且听起来必然会成功。

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一大早他们便急忙选好了合适的地方进行，在荆棘与峭壁之间十分疲劳的攀爬着，最后并没有发现可以进行后续工作的位置，第二、三天也是一无所获，他们感到很失望，但是，到了第四天，他们终于在山体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虚掩的小洞穴，至此，计划开始执行。

伊姆莱克买来了必要的工具，用来开凿石头，以及运送泥土，从第二天便开始了正式的行动。除了一身充沛的体力，王子的心里也装起满满的热情。浩大的工程让他们很快就耗费不少体能，于是，气喘吁吁的瘫坐在草地上。有那么一瞬间王子显得很气馁，他的伙伴说道：“大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赶工。然而，那些石头，我们已经搞定很多，再坚持一段时间，你将会发现我们已经结束了。伟大的事业不是靠力量来完成，而是坚持不懈；你看，远处的宫殿，它是由一块块普通石头堆砌而成，而你只单单关注到它整体的雄伟。一个人如果每天精神饱满地行走3个小时，坚持7年时间，竟可以完成一个地球周长的距离。”

之后，他们返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了前方岩石上的一道裂口，足够通过非常小的物体。拉塞拉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先不要被一些希望或者恐惧现象，来打乱你的原本想法。”伊姆莱克说道，“如果你看到好的预兆而感到兴奋，同样的，灾难的代表也会如期而至，以此，你的未来人生终会被盲目的围困在原地。无论促进我们工作的东西是什么，它都不单单只是一个预兆，这才是成功之本。其实，令人愉快的惊喜时刻，总是会发生在有效解决问题的时

候。而许多难以付诸行动的事情，也是很容易被解决的。”

第十四章
意想不到的会面

现在，他们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需要靠着不久后的重获新生来慰藉身体上的疲惫。就在王子准备走出洞口，借着呼吸空气来提提神之际，发现了正伫立在不远处的妹妹妮卡娅。他吃了一惊，站在原地疑惑着，既担心计划暴露，但又不愿向她隐瞒此事。片刻之后，王子决定信任妹妹对他的忠诚，并无条件地为其保守秘密。

“别乱揣测，”公主说道，“以为我是来监视你的。早些时候，我坐在窗前看到你跟伊姆莱克每天都会径直去同一方向，我绝对不会认为你们每天都去找更舒适纳凉的树荫，或是花满芬芳的河岸，更不会自己偷偷地跟踪你，偷听你们的谈话。我不是因为怀疑，更多的只是好奇，所以，不要什么都瞒着我。其实跟你一样，我也很受够了这般禁足，我也和你一样，热切地想知道，这个世界都在经历着、或者遭受着什么。哥哥，请带我一起离开吧，走出这般乏味、安逸的日子，如果你离开了，而我还留在这里，我会更加厌恶它。你也可以拒绝我的请求，但是，你无法阻拦我一路跟随你。”

比起其他的兄弟姐妹，拉塞拉斯王子更疼爱妮卡娅公主，他并不想拒绝她，但是内心却很纠结。为了弥补他之前没有向妹妹说出真相，他同意了妹妹的加入。而此时妮卡娅也注意到，身边的侍卫可能会出于责任与好奇，尾随过来，于是她跟紧他们进入了山洞。

远远望去，一块被植被遮蔽的地方隐隐透出了亮光，指引着他们一路通向山顶。他们的行进终于快接近了目的地。大家意外地发现狭长的尼罗河，正从他们的脚下流过。

王子兴高采烈地四下张望，幻想着这次旅行会遇到的种种美好，思想早已飞出禁锢的牢笼。虽然伊姆莱克也对此次冒险之旅深感愉快，但少了些许的期待，那个过去为之努力的世界，如今早已让他觉得疲惫不堪。

广阔的视野让王子很是兴奋，他甚至无法说服自己一会儿还要返回居住的山谷里。他激动地转身跟妹妹说，如今道路已经打通，我们就要离开了。

第十五章
王子和公主离开山谷，新世界的所见所闻

根据伊姆莱克的计划，等到下个月圆之夜，王子和公主离开山谷时，将珠宝首饰藏于衣服之内，这样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到可贸易的地方，他们会不愁吃穿，富甲一方。而此时的公主，正被一位爱慕之人追求着，但他并不知道公主所计划之事。

不久，到了离开之日，他们一行人攀爬着通过山洞后，一路向下。在幽暗的空间中，公主与她的贴身女仆不断环视着所经之处，并未发现有其它阻碍，然而这更加深了二人恐惧的心理。于是一行人停下了脚步，公主颤抖地说道："真叫人害怕，这一路都是这样暗无天日，根本看不到终点在何处。即使出去，到那广袤的天地间，我也会担心周围环境里的那些陌生男子，会有何种接近企图。"王子也有同感，只是在费力地掩饰着。

伊姆莱克向他们回以微笑，并鼓舞着大家继续前进。但是公主仍然忧心忡忡，直到发觉自己已经行进多时，早已无法回到最初的起点。

直到清晨时分，一行人终于出了洞口。他们在田野间发现了几位牧民，接受了他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牛奶和果子。公主感到很惊讶，很显然，食物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都和宫殿里的一个样子，那些摆得满满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而此刻，她已是又饿又累，抓起面前吃的，狼吞虎咽的全吃光了。食物的美味，比起山谷里的要香甜得多。

大家想到山谷可能已经发现他们失踪，之后国王会加派人手，四下寻找。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尽管心里想着要克服百般困难，加快行进步

伐，但是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们还不太习惯像个逃犯似地赶路，于是选择了比较轻松的方式度过。又过了几日，一行人来到了一处人口众多的城镇，伊姆莱克便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社交礼仪，安顿饮食住宿、事务人手，这让伙伴们立刻对他刮目相看，一致赞赏。他们尽可能地打扮低调，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王子无论想去哪儿，都要先听从安排；对于公主，她最吃惊的莫过于，凡是从身边经过、走过之人，都没有对其鞠躬跪拜。伊姆莱克注意到同伴们的突兀表现，多次提醒了他们，以免泄露身份。他决定在就近的村子里待上几周，以此让伙伴们尽快转变观念，熟络市井闹区的俗世生活，平衡二人的心理落差。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这些出身尊贵的皇室成员要学着把自己的身份搁置到一边，像平民一样去生活。然而，兄妹二人心里还是有着默默的期待，能够得到旁人慷慨式的馈赠，或者礼貌性的礼节。伊姆莱克多次开导相劝，希望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应对港口里的喧嚣，以及买卖间的粗鲁行径。最后不得已，一行人只能先搬到了海岸边居住。

其实，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于这对兄妹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们很满足于见识到这些。在没有计划下一步的前提下，一行人在这里又多逗留了几个月。伊姆莱克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只有不暴露这兄妹于天下，对他们来说才是安全的。进一步说，涉世未深的人去闯荡江湖是极其危险的。

最终，伊姆莱克还是有些害怕，担心身份终会暴露，便提议大家准备充足物资，于一天后启程离开。王子和公主并没有抱怨，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这边，他打听到一艘船会从苏伊士出发。这一天到来时，他很是费了一顿口舌，才成功说服公主登船。至少，从好的方面来看，从苏伊士开往开罗，这一路航行都比较顺利，毕竟顺风顺水。

第十六章
进入开罗，发现幸福

当船慢慢驶进港口时，兄妹二人着实被眼前人山人海的场景惊呆了，伊姆莱克对王子说："这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家与商人的聚集之地，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贸易在这里受到尊敬。所以，我之后会假以商人的身份，而你可以充当一位漫无目的的旅行者，比起表现出东听西问的可疑人物，这个身份要好得多。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又会成为富有之人。而赚得的名气，会使我们接触到任何想要获悉的人群，满足你们想要看到各种生活的愿望，也可以让你们在闲暇之时，重新思索希望过何种生活。"

他们来到了城镇，路途中，兄妹被嘈杂的环境搞得不知所措，更是被拥挤的人群搅和得很不开心。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先前多次重复嘱咐的平民生活事宜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不能在街上引人注目，先前的小小心愿，是不可能在这些劣等百姓身上得到实现。起初公主不能忍受自己成为普通人，于是乎，她在房间里让她喜爱的侍女帕库娜来服侍，持续了一段养尊处优的日子，就如同在城堡里的那些日子。

伊姆莱克渐渐熟悉了交易方式，第二天就卖出了一部分珠宝，租了一幢大房子，将其装饰得雍容大气，很快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土豪商人。伊姆莱克以其彬彬之礼，吸引来许多相交之人；又以其慷慨大度，招致来更多求爱之人。而他的伙伴们，从过去无法参与到日常交谈，没有自知之明，凡事大惊小怪；到如今逐渐学会了沟通与表达，融入这个大环境。

通过对王子的不断言传身教，他了解了金钱的本质与使用；但是对

于女孩们，花费了较长时间也没能让其理解，这小小的金银物块在贸易中的作用，又或者说，她们没能明白这不起眼的物件，为什么要被充当为生活用品的等价物。

一晃兄妹在当地度过了两年时间，学习了语言和文化，而伊姆莱克也准备将二人介绍给各类阶层、条件的人群。他能品鉴出哪些是拥有财富、懂得经营的不凡之人，哪些是时常风花雪月之人，哪些朴素节俭，哪些闲来无事，哪些忙忙碌碌，哪些善于学习。在这其中他和各种人打交道。

终于，王子可以流利地和他人进行语言交流，并学会在和陌生人聊天时的察言观色。这时，他便可与伊姆莱克一同前去休闲之地、聚会之所，甚至可以过自己一直梦想的生活。

有段时间里，王子觉得选择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很顺自己的心意。无论走到哪儿，遇见的人都是愉快、善良的；听到的都是欢快的歌、无忧的笑。他开始相信，世界物资富足；没有什么是缺少的，要什么有什么；每双手都被慷慨所沐浴着，每颗心都被恩泽所融化着。王子说："那么，还会有谁在受苦受难呢？！"

伊姆莱克了解这个错觉幻象的源头，他不愿意轻易去抨击这种无验之谈；直到一天，王子坐在一处，沉默了一小会，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比起周围的朋友，自己并不开心。我每次看到他们都是一副亘古不变的招牌笑容，而自己却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的。我其实并不满意那种近乎是趋炎附势的讨好。其实，自己选择在充满欢快的氛围里生活，不是为了享受陪伴的感觉，更多的是在逃避自己的独处，只有借助吵闹、快乐的节拍，才足以麻醉自己，掩盖悲伤。"

伊姆莱克回道："每个人都会审视自己所想，猜测别人所思。当你认为自己的快乐，是伪装出来时，你会理所应当得认为自己的伙伴也是如此。但是嫉妒本就是相互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深信只能单单看到他

人的幸福，永不会看到自身所拥有的。因此想要从别处夺来，永葆自己青春永驻。在昨晚你经过的集会上，欢快的氛围、梦幻的景象，似乎是从里面弥漫而显露在外，就如同一个更高级别的存在，不存活于任何忧虑和悲伤。相信我，王子，没有人不恐惧寂寞独处，人们害怕的是，寂寞时思绪被拖拽到无尽反思的深渊中。”

“你说的这个情况却是如此，可能其他人也一样。然而，无论人们是多么得不幸，日子总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智慧的结晶定会指引我们，去规避掉生活中不幸的部分。”拉塞拉斯说道。

伊姆莱克接着说：“善与恶产生的原因，是多样且充满不确定的，也难免会胡乱纠缠；又借由各种复杂关系，使其更为变化多端；有太多的契机、机遇是无法提前预知发生的，一个人，想以无可置疑的推论来弄清楚自身奥秘，这便是探究与深思关于生存与死亡的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智者，我们要以敬畏、惊叹的方式去聆听他们。他们选择了自认为快乐的方式过活。”拉塞拉斯回答。

伊姆莱克又说道，“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做出如此选择了。每个陷在原地止步不前的人，都缺乏深谋远虑的能力，而且，彼此都不能团结协作。所以，你很难会碰见这样的人——认可周围伙伴比自己优秀得多的人。”

“那么，我会高兴地认为，所谓的出生，能够带给自己一个先天的优势。比起其他人，我能够把握命运。这个世界就这样展现在我的眼前，能让我在百无聊赖时重新去审度，因而牢记，幸福一定会在某处等待我去发现。”王子答道。

第十七章
王子与年轻人同思想，共快乐

第二天，拉塞拉斯一起床，便决定开始他的人生体验。有感而发地说道，“青春，就是快乐的资本，我要加入到那些只在乎填饱一己私欲的年轻人当中，把时间精力都花费在享乐的事情上。”

对于这种社群，王子是很容易被接纳的，但是短短几天后，自己又重新感觉到疲惫与厌恶。他们之间的欢快是乏味的，笑声是单调的；他们的娱乐方式是粗劣、肉欲的、精神层面匮乏的；他们的行径表现，一度是狂野不羁，对秩序和法律嗤之以鼻。但是，他们只能在强者蹙眉时灰心丧气，在智者的忧心关注下羞愧难当。

王子很快就得出了结论，这种蒙羞的生活，是永不会让人幸福的。没有合理计划的行动，是完全不明智的；仅仅凭借机遇巧合，换来的也只是亦喜亦悲的状况。“所以说，幸福，”他答道，“它一定是真实存在、亘古不变的，不会带有恐惧，更不会充满不确定。”

对于王子新结交的伙伴们来说，他们自身直率、热情的性格，换来了王子诸多的尊重。在王子的告诫与规劝之后，才离他们而去。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认真地思考了我们此前的行为，以及未来会走的道路，突然发现，我们犯了大错，搞错了自己的益害方向。人在年轻的时候，要为年老而做打算。一个不会思考的人，他注定是个笨蛋；自始至终是轻佻之人，也注定人生愚昧无知的结局；放纵过欲的人，或许比其他人，要精彩那么一段时间，可终也逃不脱生命的短暂与悲凉。”“让我们好好思考，在这青春本就不长的时间里，当幻想的魔力消失，当快乐的梦幻舞姿离我们远去，在这成熟的年华里，我们不再需要

安慰，只该拥有智者的头脑、以及行善的方法。因此，让我们停下来，停止肆意的精力。要像上了年岁的人一样过如今的日子，因为这些人的心里正在承受着所有罪行中最可怕的一类——就是那过去数年来愚蠢罪责的后果；也要提醒着他们，曾经活力过剩的身体，只会因纵欲引发社会的不良风气。”

听过这番话后，他们一声不响地彼此互望着对方，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才打破了此刻凝重的气氛。

王子的感想是正直的，意图也是善良的，所以，他很快从这股嘲笑的厌恶里挣脱了出来，进而恢复如初，继续开启新的找寻。

第十八章
欢快的聪明人

有一天，王子在大街上闲逛，发现了一处典雅大气的建筑物，其下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欢迎每一位到访的客人。随着人流前进，他察觉里面似乎是一个个大堂厅，或者是书声琅琅的私塾学院，此刻，老师正为下面的听众讲学。王子将目光锁定在台上数位圣贤之中的一位，他以其充沛的热情掌控着散发出的力量，来为众人演说。他外表德高望众，行为举止得体，发音清晰可辨，说辞精炼讲究。同时，他以强烈的情感以及各式的例证来说明，人性是低贱、恶劣的，特别是当低等生物占领了高等位置时；当想象力、热情的本源、以及不受拘束的思想，这该有的一切都不存在，只剩下非法的统治、暴乱、以及骚动的本性存活于世时；当她背弃了自己反抗阶层智能团的壁垒，煽动自己的儿女暴乱于合法君王的统治时。智者把自己的推论跟太阳的性质作对比，阳光是不变的、匀称的、持久的；流星是明亮的、转瞬即逝的，它的运动是不规律的，方向也是迷惑的。

接着，智者不时地传达给人们各种形式的戒律，以此调动着情绪，并列举了那些已获幸福、完成突破的人物事例。这之后，人们不再受恐惧所役，不再傻傻地期盼；也不再因嫉妒而自我憔悴，因生气而怒火中烧；不再因纤瘦而软弱，因穷苦而沮丧；而且，肯定地说，当太阳遇到无论晴日抑或暴雨的天气，都会继续自己的行进轨道，人类也会淡然地度过喧嚣的抑或避世般的人生。

智者又枚举了数个英雄的例子，他们不为痛苦与快乐所动容，对世俗间善恶的行径与事故，也都漠不关心。他还告诫台下的听众，要放下内心的利害关系，以无懈可击的坚忍武装自己，对抗恶意欺骗与灾祸不

幸。终归可以说，这般状态恰好就是幸福，并且存在于每个人的力量之中。

拉塞拉斯王子尊崇地听完智者的教诲，之后便在门口候着，见到他后，王子以谦逊的态度恳求一次拜会的准许，希望受到这样一位伟大的、有真才实学的大师的教诲。智者思忖片刻，当王子将一小袋金子放其手中时，智者表现出了又惊又喜的复杂神情。

王子返回家中之后，对伊姆拉克说道："我找到一位大师，他能够教授所有必要的知识。他出于理性坚忍，带着泰然自若如君王的神情，低头俯视众生来去。他说着话，听众都会专注于其张合的嘴唇，他推理时，真理都会围绕着其说辞。这个人，将会成为我生活的指明灯，我要学习其教学原则，模仿其生活态度。"

"你决定得太仓促，先不要完全相信大师的话，或者说，先不要急于赞美其德品。有句俗话说得好，魔鬼有时像天使一样讲话，而天使有时像魔鬼一样过活，"伊姆莱克回道。

王子无法想象，一个人如此有说服力的劝说，怎么能没人感受到其主旨思想的中肯。几天后，他便前去拜访，结果被婉拒回来。王子尝试使用金钱，以一块金子换来了一次智者的内阁会面，在房间里，他发现阴暗处坐着那位哲人，其眼神迷离，脸色苍白。哲人说道，"孩子，你这个时间到来，向我表示友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正遭受的痛苦无法得到弥补：我彻底失去了挚爱。我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她得到了来自人们寄托的哀思以及安慰的话语。昨天夜里她突发热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之前的白天，我所讲的观点、意图、希望，现在都统统结束了。我终成为孤老之人，我与社会脱节了。"

王子赶紧说道："长者，死亡对于您这样的智者来说，应是平常之事。我们都知道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总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哲人说道："孩子，你说话时的语气，就如同从没经历过生死离别一样。"王子

回道："您是否已经忘却曾说过的戒律，又是如此强有力地主张过它？智慧难道没有力量来武装内心反抗不幸的灾难吗？考虑到身外之事都是变幻无常的，但是真理与你所坚持的推论，都是一致的、相同的。""这算什么？真理和那个所谓什么的推论，又能给予我什么安慰？他们现在还能产生什么作用？不过就是告知我，我的女儿！不会再活过来了！"哲人哭丧着说。

拉塞拉斯明白，人们不会容忍别人以责备的口吻来对其悲惨的遭遇无礼评论。所以他离开了，并且明白，那种夸张修辞的声音、优美圆滑的辞藻、以及做作有识的话语，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第十九章
乡村生活

王子并没有死心，仍旧渴望探究下去。他听说有一位隐士居住于尼罗河地势最低的瀑布附近，其尊贵名誉响彻整个国度。他决心前去拜会，想知道普通百姓所不能触及到的幸福是否能在隐居生活里得偿所愿，以及一个资历与德行备受尊敬的人，是否能够教会他们一种规避灾难、忍受苦难的特殊本领。

伊姆拉克与公主同意陪他一起前去，在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便开启了冒险之旅。他们途径田野时，看到牧人们在放牧，羊群在牧场里玩耍，伊姆拉克有感而发："这就是经常被人歌颂的单纯而又宁静的生活吧。让我们在牧民的住所里度过这炎热的一天，并且了解一番是否这种纯朴的田园生活，就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理想。"

对于这个提议，一行人都很认同，他们通过赠送些小礼物，以及提出一些随意的问题，来引导牧民们谈谈对于身份阶级的一些观点，然而他们却表现出愚钝与无知，以至于很难把善行与恶行区别开来，对于其叙述与描写的表达也是模模糊糊，总的说来，很难从牧民身上了解一些情况。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内心因不满而溃烂发脓，因为牧民觉得自己被命运判定，要为那些富人的骄奢淫逸苦苦做工，并以其愚钝的怨意看着这些高高在上的主儿。

同时公主愤怒地表达出，自己无法忍受与这些只会嫉妒的野蛮人做朋友，而且之后也不会那般热切地想要看到更多充满乡土气息的幸福实例。但是，不能认为所有对于原始快乐的描述都是不可相信的。公主也在怀疑人生是否可能有一种，被刚好偏爱于田野、森林式的宁静满足感

所吸引的生活。她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能与善良、优雅的伙伴待在一起；能够采摘自己种植的花朵；能够抚摸自己养育的母羊所产下的小羊羔；能够在流淌的河水、与细细的微风中，毫无烦忧地倾听树荫下少女们的读书声。

第二十章
繁荣国度的危机

第二天，一行人继续着旅程，直到炎热的天气迫使他们在周围寻找遮阴的地方。这时，在他们眼前的一小段距离外有一根甚是粗壮的木头，等到靠近之后才发现，那是一幢小木屋。曾阻拦通道的灌木丛被人为细心地修剪过；而对面树群的树枝被特意弄成相互交错的样子；一处绚烂多芳的草坪在前面高地势的、曾未利用的土地上铺展开；在这通幽小径的两旁生长着肆意繁茂的植物，其一侧有条小溪，它沿着河岸汇入到一方小小的池塘，有时也被分流到另处，进而被众多的石子堆砌成的石墩所阻拦，产生悦耳低鸣的水流撞击声。

他们慢慢走过树林，一路很是高兴能够意外碰到民居，彼此也都在猜测前来款待之人是谁，又是做什么的，能够生活在这般原始、荒静的地方，能够有空闲与技艺来创造出这等未被世俗浸染的舒适环境。

一行人在前行过程中听到悠扬的乐声，向前探望时，看到了树林里正在跳舞的年轻男女们。再向远方眺望，就看到一座雄伟的宫殿，它被群树环绕于山顶而矗立。当地的东正教律法是允许他们进入领地的，东道主也表示很欢迎，他像一位慷慨、富足的主人。

很快，他老道地从外表看出这些人并不是普通人，便在桌子上摆放了丰富的食物招待他们。这一行人中，伊姆拉克的口才首先引起主人的注意，公主的贵族礼节唤起了他的尊重。当酒足饭饱过后，大家提议告辞时，他希望能留下他们过夜；等到了第二天，他还是很不情愿使之离去。一行人出于主人的态度，被成功说服留了下来，而心里的拘谨、防线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对他态度自然些、信任了些。

如今，王子看到了所有本地居民，他们很激动，脸上都洋溢着自然的微笑。他无法克制地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一直在追寻的东西，但是，当他向主人祝贺其坐拥这么多的领地、财富时，主人叹了口气，说道："我这个情况确实是幸福的样子，但是，外在的情况是容易蒙蔽双眼的。如今的繁荣生活使得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埃及人巴沙是本人的死对头，我的富足与名望彻底激怒了他。迄今为止，我一直受自己儿子们的保护，但由于大臣们的支持是不确定的，也不知道守城者们多久会被巴沙那一伙人说服，来一同瓜分这里的财产。所以，我已将自己拥有的部分运送到遥远的国度，并在第一声警报拉响时，准备同货商一起离开，而仇敌们就在这里的宫殿里肆意挥霍、狂欢吧，尽情享受着果园里的那些果子吧。"

一行人都很惋惜东道主的遭遇，但都不支持其背井离乡。公主对于日后愤慨与悲痛的暴乱场面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他们又与这位善良的邀请人多待了几日，便接着去寻找那位隐士。

第二十一章
隐士的幸福观

一行人又走了三天，借着农夫们所指明的路，终是来到隐士的住所。它位于山体一侧的洞穴里，有棕榈树的阴影为其遮蔽，在这距离瀑布如此之远的地方，都能清晰地听到一种温柔均匀的潺潺声。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沉思冥想中整理思绪的同时，又有着微风的推波助澜下，耳边会听到树杈间发出得那种窸窣作响。借由人类的劳动成果，这大自然的首度原创尝试已收得巨大的改观，使这洞窟里打造了几处天然休息区，以备不时之需；它也经常为黑夜行至于此或是突发风暴天气躲藏于此的旅行者们提供一处休息之地。

此时，这位隐士在洞口的石凳上坐着，享受着傍晚的凉爽。他一边把纸笔端放在书面上，一边在操纵着各种机械工具。当一行人靠近时，隐士并没在意，这时公主注意到他面无表情，并不像一位能够教授、或者是已经找到幸福的人。

首先，他们以极大的敬意向其问候，而他以习惯这种正统形式的姿态回答，接着说道："我的孩子们，如果今夜你们迷了路，或许将会非常满意这个洞穴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我这里拥有能在大自然生存的一切必要条件，但是你指望不了能够享用一顿美味佳肴。"

然后，一行人报以感谢，走了进去，对里面展现出的整齐与干净状况表示愉快。隐士也拿上来一些肉和酒，摆在大家面前，虽然自己只食用水果与清水。之后，大家发现他的言谈欢快而不显轻浮、虔诚而不显躁狂。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公主也为当时轻率的结论后悔。

最终，伊姆拉克开口说道："如今，我才并不惊讶于您的名望能够传播到如此境地。我们在开罗就耳闻了您的大智，特意来此地拜求您的指引，为这二位选择一条人生道路。"

隐士说道："对于生活优越的人来说，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好的；所以说，我无法给出任何普遍性的人生选择，除非是那种去除外在恶意而为的。"

"那是自然的，这类人必定会被清除邪恶，将自己奉献于追求您所创的大隐之道。"王子回答。

"虽说我确实孤零生活了十五年，"隐士自顾说道，"但并不想有任何的效仿者来这般步我后尘。想当年，自己也是立誓加入军队，并荣升到了最高军阶。在我的领导下，军队无往不胜，发动了数不胜数的战争。最后，我对于提拔一些毛头小子来做官由衷感到厌恶，遂也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前，再者发现如今的世道充满圈套、争执、苦难等，于是便决定辞官回乡。为了逃避军队的追杀，我曾躲进这个山洞里，也因此选择这里作为我最后的居所。后来，我雇佣了一些能工巧匠，把这里改造成多个休息地，也将一些必要物资存储在里面。"

接着说道，"在这里度过的一段时日，我像是一名遭遇暴风雨袭击的船员，当看到船只能够安全入港时那般开心；也像是对战争所必然引发的喧嚣与纷乱悠忽间变成这般安逸与宁静，而感到高兴。当这股子新鲜劲一过，我便沉下心利用时间，来研究山谷中的植物，以及采集来岩石中的矿物质。但是如今，这样的研究也慢慢变得索然无趣、令人厌倦。其实，我已经有段时间内心飘忽、心烦意乱了。我的思绪被数不清的混沌的疑虑与毫无价值的妄想所扰乱，也无时不刻想要占据自己的大脑，这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去放松和消遣。有时自己会很惭愧地认为，我既无法将其恶行囚禁起来，也无法将善行进行下去；我便开始怀疑，自己是被不满驱使着，而不是自愿投身到归隐中。我幻想过，在荒唐的境遇下发生暴乱，也为自己惋惜，失去了这么多，却收效甚微。在隐居的

日子里，即使我逃避自己是坏人的典范，但也同样得想要去劝谏、去利好的社交。我总是会将罪恶与社会的利益相比对，并决心自己第二天再重新恢复如初。说到底，隐士的生活一定是苦行的，但不一定是衷心的。”

一行人惊讶地听着那一番言论，然而在短暂的停歇之后，他们愿意陪同隐士去开罗。于是，他将事先藏在岩石后面，那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宝挖了出来。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隐士那欣喜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眼前的城市。

第二十二章
自然天性的幸福

拉塞拉斯经常会去参加有识之士的聚会，而且他们定期见面，将想法相碰撞，观点相对比。虽然一些人举止行为有点粗俗，但会谈内容很具启发性；辩论也很猛烈，尽管程度会激进点，持续时间也会久点，直至彼此都忘记一开始的问题。而一些自身的短板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每一个人对于聪慧者的交谈以及会被忽视的知识重提，都是乐在其中。

在这次聚会上，拉塞拉斯王子将自己的会谈内容与之前的隐士相关联在一起，他当时很惊讶于自己听到隐士有意谴责其选择的过往生活，也很是敬佩其坚持之久。这时，听众的情绪却各有不同。一些人认为，隐士的愚蠢选择已经受到了公正的惩罚，受尽无休无止、永不停歇的责难；其中，这里的最为年轻者更是直接激烈坦言，他就是一个伪善者。还有一些人谈论，关于个人劳动的社会权利问题，把这种归隐看作是一种责任遗弃。与会期间，一部分人欣然认可这样一段时期，关于民众所提的要求能够被满足，以及人们能够合规选择隐退，来重新审视其生活、净化其心灵。

有个人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显得更有感触，比起其他人所认为的，更觉得这个隐士可能会在几年之后重回当初的隐居之地，又或许，如果在他没有受到监禁或将死状态约束的话，那便会再一次从隐退遁入俗世。“对待幸福的期望，”他说道，“是如此强烈得铭记于心，即使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也是无法抹去的。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不管之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感受到并勉强承认其痛苦。然而，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次发生时，只能靠幻想来粉饰它来填补内心的悸动。但当那股渴望不再折

磨着我们，且无人会再被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感到痛苦时，那一天终会到来。”

这时，一位哲人，在耐着性子听完其所述之后，立刻说道：“这是智者的现状。而之前所提及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没有什么比探寻幸福的方法更显得毫无价值，因为自然天性的这份答案，已仁慈般放置于我们触手可及的范围里。快乐的生活方式源于自然天性，要遵从普遍性、固定性的原则，是带给每颗心本源的印记；不是通过戒律来框写的，而是命中注定；不是教育灌输出来的，而是出生环境。依着自然天性生活的人，不会遭受对于希望的妄想，以及渴望的强求；他会依着性情来接受或回绝对待事情的想法，会表现、会忍受，会交相辉映。而其他人可能会通过细致的描述或者复杂的推论，来彼此消遣打趣。所以说，对于自然天性的人，会任由其以简单的方式来学着聪明；任由其去观察森林的深处以及树丛的鸟儿们；任由其来思索动物们的生活习性，比如它们的运动是靠机体本能来调节的这个问题。他们服从着自己，也因此而开心。所以，让我们完完全全地中止这次争论吧，去学会生活：就是，以一种骄傲和炫耀的口吻来告诫那些不明白抛弃掉戒律这个阻碍意义的那些人，并将这简单明了的格言送给他们：背离自然天性，就是背离幸福。”

当那位哲人说话的时候，王子平静地望向他，并享受着其善举的觉悟。

王子谦虚地说道：“长者，正如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渴望幸福，我所关心的一直是您谈论的内容，我不怀疑这个观点的准确，关于一个如此有学问的人能够这般自信的开明。其实我仅仅想知道，循着自然天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当我碰到的年轻人是如此谦逊、有教养时，”哲人说道，“我是不会给予他们没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当我的研究还能够继续进行时。要想依着自然天性的方式生活，就要经常对健康情况与特性所能产生的起

因和后果，作出恰当考虑的行为举止才有效；就要与重大且不变的、简单的幸福规划在一起，共同作用才可行；就要跟一般性倾向和趋势的现有制度体系通力合作才准确。”

说罢，王子很快便发现，他算是一位大智者，即使自己听其说的很多，可真正理解的却很少。因此，便深深地对他鞠了一躬，不再说话。哲人对王子的所作所为很满意，其他人也表示赞同，于是他站起身，离开了一屋子能够跟现行体系相融洽的人们。

第二十三章
兄妹二人的观察论

拉塞拉斯王子回到家之后，满脑子充斥着聚会上的言论，他深深地担忧，自己又该如何指引未来要走的路呢。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他发现有学识的、与头脑简单的人，都是同样地不知所措；但是，王子认为自己仍旧年轻，骄傲地自我感觉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继续做相关的研究与深入的探寻。之后，便跟伊姆拉克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和疑问，但是，他的回答又给拉塞拉斯带来新的困惑，所说的话语没有为王子带来一丝丝的慰藉。因此，跟妹妹之间的交谈渐渐变得更频繁、更率真，也表示对自己仍就抱着希望，为了能给出一些想法会经常依靠自己。尽管这一路困难重重，而到了最后，王子是会成功的。

公主说道，"就现在来看，我们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然而，你我也从来都不属于伟大或卑微的这二者之间任何。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虽是王室，但没有实权；出于这一点，我们并没看到这般幽静深谷里的和睦相处。主要，伊姆莱克也不支持我们的探寻任务了，或是担心我们会及时发现他的错误想法。所以当务之急，应将任务分为两部，你将尝试在宫廷皇室的璀璨生活里发现些东西，而我将蛰伏于谦卑生活的阴影里。或者，命令和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恩惠，因为二者能够提供绝大多数积德行善的机会；又或者，这个世界所给予的幸福，可能对大野心家来说，生活在中等阶层得朴素生活里，发现的它是低廉的；而对贫穷、悲苦的人来说，它则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十四章
王子的任务行动

王子很是同意这个任务安排，并在第二天就以出色的随行人员身份现身于埃及人巴沙的宫廷里。他不久便以其高贵气质引人注意，其实身为王室贵族的他跟随着好奇心来到了这个遥远的国度，进而也承认与当地官员们的亲密关系以及与巴沙本人的多次会谈。

起初，王子比较倾向于相信巴沙本人一定很满意自己的处境，因为周围人都很尊重他、都听命于他，且有实力扩大号令于整个帝国。他本人也说过，“借由明智之举来统治所换来的由千万百姓的喜悦所构成的快乐，那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快乐。然而这种高尚的情绪，通过这种主从关系的法律施行，是可以存活在一个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也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先让一部分人获得满足感，使其更能接受、更喜欢这种管制；而换言到数百万人，若仅仅是用其不言而喻的满足感来填补他们乖戾的心情，那么这些人很难去服从单个个体的意愿。”

越来越频繁地，这些想法经常会出现在巴沙的脑海中，对此他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随着礼尚往来、阿谀奉承这些礼数越来越多，自己对于这些社交情况，应对很是得心应手，他也从中发现，同处高位的多数人都厌烦彼此。他们的生活，是由阴谋诡计、私探老底、明争暗斗、生存逃亡、拉帮结伙、背叛亲离等等一系列灰色幽默式的情境交织一体。也有许多围在巴沙身边的人，其实是被派来监视和记录他一举一动的，每一张嘴都在暗地里对其发难，每一双眼睛都在锁定其可能犯下的错误。

最终，关于废除职务的指令迎来了，巴沙被押送至君士坦丁堡囚

禁，他的名字也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这权力的特殊性？”拉塞拉斯对着妹妹妮卡娅问道，“它没有善举的功能吗？或者仅仅是危险的附属品？还是可靠、荣耀的至高代表？”接着又说，“苏丹王是他所统治的国土上唯一感到幸福的人吗？又或者，他自己也受到猜忌的鞭笞和对敌人的畏惧吗？”

没过多久，巴沙的接班者又被废黜了，一位被苏丹王所任命的人。他的锋芒毕露惹怒了身边的亲信，也因此被设计陷害。而在之后的接手人还会带着另一套政纲与另一波使团如期而至。

第二十五章
公主的探求之路

与此同时，公主也在进行着自己的任务。她暗自小心地成功进入到事先选择好的几户人家，所用套路基于主人的热情慷慨、投其所好地加入集体、晕头转向的迷路者等等。她发现这几户的女孩子都是举止轻浮、快乐于外的，但是，妮卡娅公主觉得自己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变得习惯跟伊姆拉克和自己哥哥来交流，也渐渐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幼稚轻浮的开怀大笑，与语无伦次、天南海北的闲聊。而这些个女孩们，其想法都很简单狭隘，愿望都很廉价粗鄙，就连快乐都显得虚伪不堪。虽然都是贫苦人家，连快乐都无法维持得很纯粹，而在琐碎的竞争和卑微的争强好胜夹击下也是变得苦涩了些。她们经常相互嫉妒彼此的样貌；各自表现出过于焦虑担忧的心情，是增加不了自己的品行；也学着毁坏对方名声，这也带走不了什么东西。女孩们爱上了像自己一样轻浮的人，并幻想着其中的美妙，可实际上，是她们无所事事的结果。这种感情不是基于理智和品行而产生的，因此，哪怕是结束了，也不会带有一丝丝苦恼而言的。然而，她们的悲伤就如同快乐一样转瞬即逝般。每一件发生的事如浮游生物一般，在女孩们的脑海中游窜，无关于过去与未来，以至于每一个欲望都很容易被其它所替代，就好像第二块石头扔进水里所激起的涟漪会混淆、或淹没前一个所产生的。

公主和她们一起玩耍时，女孩们如同毫无攻击性的动物一般，同时也感受到羡慕自己容貌的心情，进而便懒于其陪伴。

但是，妮卡娅此次探寻的目的是要更进一步的。她的亲和力是会很容易说服那种拥有趾高气扬而又悲痛心情的女孩子，并且可以让她们把心里的秘密统统宣泄出来，说给自己听。而其他那些希望被揶揄奉承、

哄骗欢心者，也会经常寻到她，来分享她们自己的那些高兴事。

公主每次都会事先跟哥哥约定好，在每天的傍晚时分到尼罗河岸边的一个静谧凉亭里碰面，到时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相互告知。当他们坐在一起时，公主会把目光投射在流动的河面上，说道：“哥哥，有个问题需要你来回答。作为伟大的河流之父，你要运载着你的货物途径八十个国家，只为调用给身为你国王的女儿。那么请告诉我，再不会听到那些牢骚的埋怨、怨言的前提下，是否你会孤身一人独自引领船只在海上航行。”

拉塞拉斯回道：“说到底，你我完成的任务，都是不太成功的。”“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进行任务分派后，”公主说道，“我可以介入到许多家庭，一个本应该最能清晰可辨的展示出，幸福与祥和的地方，并且能让他们毫无违和感的接纳我；也了解了，没有哪一个家庭是不会被愤怒争吵所困扰的，一个足以破坏安静生活的多动因素。”

接着说道：“我没能在穷人圈子里寻到安逸富足，因为它自始至终就不在那里。可是，我看到了许多穷苦人，本以为他们会过得很充实。在大城邦里，贫苦有着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常会隐藏在光鲜华贵、骄奢淫逸的背后。大多数人会把来自方方面面得穷苦，小心地掩盖起来，他们靠着得过且过的方式谋生计，每一天都在迷失当中，对于明天的过活并不在意。”

“然而，”公主说道，“即使我经常这么做，对看到的弊病进行最大限度的处理，因为我有能力这么做。但很可惜，还是有部分人拒绝了我的好意；比起自己可以救助他们这件高兴事来说，当机敏地觉察出他们的真实欲望，这是更让人痛苦的；另一些人，是在急迫下才承认你的好意，否则是永远都不会体谅你的良苦用心。但还是有许多人表达了真挚的谢意，没有其徒有虚表的感激，以及多多益善的恩惠。”

第二十六章
公主的二次探究

妮卡娅停顿了片刻，然后瞥见哥哥的注意力仍就集中在自己身上，便继续了以下的陈述。

“不论是不是贫穷家庭，通常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和谐。正如伊姆莱克过去跟我们说过得，假如一个王国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同理，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内部矛盾纷争容易导致变革。一个未经世事的孩童很需要父母的爱，他们懂得忠诚、地位平等。但是度过了婴儿期之后，这种平衡便难以维持下去，渐渐地，孩子跟父母之间变得很对立。通过自己受辱、责罚，被认为是一种恩惠、帮助的形式；进而，内心得感恩、感激，也是掺杂着嫉妒、与恶意的。”

公主说道：“几乎每位父母都很少与孩子通力合作；而每个孩子，都在竭尽所能地向着父母表达尊敬，或者喜爱；仍旧，随着父母厌恶彼此，他们也便相互欺骗对方，造成了孩子有的信任父亲，有的信任母亲。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家庭里都充斥着各式欺诈、争执。”

“无论是孩子和父母，抑或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彼此的见解意见通常都是相反的；希望和失望，你期待一件事和体验一件事，这些都是呈对立作用，谁都不会既要犯罪，又做些愚蠢的事情来。再比如，青春和成熟所呈现的态度是不同的，就好像大自然里春天与冬天的样貌一样。那么，孩子该如何去判断父母的哪一句话是真是假呢？”

“如今，很少会有父母采取这样的行为，借由他们在生活里树立的个人形象来尽可能多的施行个人准则。长者喜欢完完全全的、按部就班

地一步步去执行计划，而年轻人则期望通过天赋、精力、冲劲来快速推进自己的规划。长者认为注重财富会很重要，而年轻人则更看重人的品行。长者尊崇深谋远虑，年轻人则会把慷慨、机遇奉为首要。年轻人做事不会以恶意而为之，自然也认同别人不会，所以行为开诚布公；而父辈们在过去遭到阴谋诡计，之后就变得多疑，做起事情也是疑神疑鬼。长者看不惯冒失的年轻人，常伴有生气意味；而年轻人更是对长者嗤之以鼻，嘲笑其小心谨慎。因此，父母跟孩子在生活这个大熔炉里越来越缺失的重要部分，就是爱。所以说，假如那些自然天性的人可以如此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被认为是一种互相折磨、互相痛苦的意味，那么我们还能去哪里探寻到温柔与慰藉、幸福与甜美呢？”

“想必，”王子回道，“在你所选择的那些熟悉的家庭，其情况你一定感到很可悲。我也是不愿意相信，所有的家庭关系链中最脆弱的部分是受到自然必然性的深深影响，从而阻碍其作用。”

公主说：“家庭矛盾并非不可避免，或者说它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仍旧不是很容易解决掉的。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完整家庭是正直高尚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善恶是很难平衡的，况且恶意更不会屈服于下。当他们的品行有着别样化且逐渐趋向于极端时，即使发生了堕落变质，有时也会产生好的变化。一般说来，对于那些生活不错的人是不会被瞧不起的，所以，这些父母自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尊敬。”

“许多罪恶的衍生品都是寄附于私生活中。比如，有些人是官员的奴仆，在私下里彼此却是依赖喜好对方；有些人由于富足生活上的起起伏伏，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焦虑，他们不会取悦对方，更不会冒犯；有些情夫表现出傲慢跋扈，有些情妇表现出乖张堕落，并且，作恶总是会比行善要容易得多。虽然，一个人的聪慧或美德很少能够带来快乐，但一个人的恶习或愚蠢总会使人产生痛苦。”

“如果这就是对婚姻描述的大致样貌，”王子说道，“那么我会认为，在未来选择一位自己心爱之人会很危险，以免伴侣在做错事情时惹

得我不高兴。”

公主接着说：“我见过太多的人，都是出于你所说的这个理由而选择单身的，但是，我并没发现他们对于婚姻的这般谨慎所本应招致而来的羡慕。在没有友谊、深爱的境遇下，他们虚度着光阴；对于自己的一无是处，他们选择逼迫着拯救自己，通过幼稚可笑的娱乐活动或者荒诞恶俗的搞笑行为。在这久而久之的行为之下，经常表露出一目了然的自卑感，他们的头脑被怨恨所占据，言语之间尽是责难。在家里是易怒分子，出门在外又满是恶毒；作为人之本性的反叛者，使其工作和业余生活都在无形的扰乱着社会，如此这般的被认为是阻扰自己享受特权的牢笼。生活里没有了感情、没有了令人动容的同情；庆幸自己没有融入到别人的幸福中；因没能品尝到安慰，留有遗憾而痛苦不已；这些都是一种比孤僻更令人绝望的心情、状态。这种情况不属于退隐避世，而更像是一种驱逐，一种从人类世界的放逐。有位名人说得好，‘婚姻会带来很多伤痛，而独身是完全失去快乐’。”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去做？”这时，拉塞拉斯忽然问道，“探寻的越多才发现，真正能解决的问题越是少的可怜。当然，这类人就只剩自己取悦自己，不会有人愿意前去关心、安慰的。”

第二十七章
关于伟大的探讨

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王子告诉妹妹，从她的此番见解可以看出，她过去一直在用偏见来审视生活，忧虑那些她根本没有遇到过而是妄想出来的苦难遭遇。“你所说的那些，”他说，“只是让未来感觉更加黑暗。伊姆莱克只不过是根据妮卡娅的叙述得出了模糊的猜测。近日来我深信，平淡并不是高贵和强权的女儿；她既不会被金钱收买，也不会被迫服从。

很显然，无论何人，只要他的生活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他的活动接触到更广阔的范围，他一定会比之前更容易受到仇视和敌对，也有可能会遭遇无端的灾祸。一个人若是拥有许多取悦或统治的对象，便会用无知和愚昧的，有些甚至是邪恶和无耻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这些手段要么会引导他误入歧途，要么会让他背叛信仰。满足一方，必然就会得罪另一方；那些没有被青睐的人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因为恩惠往往只授予少数人，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

“这种不满足，”公主说，“实在是不合理，我希望我永远都拥有鄙视它的勇气和抑制它的力量。”

“而不满，”拉塞拉斯回答说，“在对社会公共事务最公正、最谨慎的管理下，不会总是没来由地出现。就算是再细心探究的人，也并非总能鉴别出那些被贫穷或派别纠纷掩盖了的功绩。就算是再有权有势的人，也并非总能回报这种功绩。当一个人看到那些低等的人踩在自己的头上，自然会把那种偏爱归咎于人的偏心或任性。事实上，无论一个人生性多么大度，或者后天养成多么高尚的品德，都不能指望他在社会分

配中永远坚定地做到公平；他会偶尔纵容他喜爱的人或他的亲信；他会允许别人取悦他，却不用侍候他；他会在他喜欢的人身上发现实际并不存在的品质，他会努力回报那些使他满意的人。因此，有些晋升的机会是用金钱买来的，或是以溜须拍马这种更卑劣的贿赂得来的。”

“一个人做得越多，越容易出错。错了就要承担后果，可能的话，他一定会一直做正确的事。但是，如果用错事的次数来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坏人会因恶意责难或阻扰他，好人有时也会因为差错误解他。”

“最高的地位并不代表幸福的所在，我认为幸福早已从宫殿里和王座上逃往遁世幽居、淡泊简朴的生活。当一个人的能力完全胜任他的职业，当他亲眼所见周边事物受到他的影响，能凭借一己之见去选择自己信赖的人，不受欲望和恐惧的诱导，还有什么能够阻碍他对自己的肯定，禁囿自己的志向呢？他的人生不外乎爱与被爱；为人和善和自得其乐。”

“拥有高尚的美德是否就能获得完美的幸福，”妮卡娅说，“这个世界将永远不会给予其一个确切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恒定的，我们并不总能找到与实际的美德成正比的幸福。所有普通的和几乎所有政治上的罪恶对于好和坏的品行来说都同样容易出现；它们在遭遇饥荒的苦难时被混淆，在内讧产生的愤懑中区分不开；它们一起在暴风雨中沉寂，一起被侵略者赶出故土。美德仅仅可以给予人内心的平静，及一个不变的美好愿景；这或许能让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灾难，但别忘了忍耐必然对应着痛苦。”

第二十八章
拉塞拉斯和妮卡娅继续他们的谈话

“亲爱的公主，”拉塞拉斯说，“你的演说犯了过于夸张的错误。你所列举的家国大难和人间惨剧的例子只是存在于书本的文字间，并不是真实发生过。这些事情如此可怕，因此注定是百年不遇的。让我们不要想象那些我们未曾亲身经历的罪恶，也不要因歪曲现实破坏美好的生活。我无法忍受那发着牢骚的油腔滑调，它威胁着每一个城市，正如它长期侵扰着耶路撒冷，它使饥荒伴随着每一队蝗虫大军而来，使瘟疫被始于南方的每一阵疾风吹来。”

“当一些必要而不可避免的罪恶瞬间淹没全城的时候，所有关于它的争论都是徒然；我们只能隐忍。但很明显，这些普遍的痛苦爆发起来会比感受到的更可怕；成千上万的人年轻时风华正茂，老时年华垂暮。他们仅仅了解国内发生着的罪恶，拥有同样的快乐和烦恼。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国王是温和的还是残酷的，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军队是在追赶他们的敌人还是在敌人面前退却。就在法院被内政纷争搅得不得安宁时，外交大使们在国外谈判时，铁匠仍在敲打他的铁砧，农夫仍在向前犁地；生活用品被需要和给予，连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仍然继续着它一如既往的革新。”

“让我们不去考虑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等到这些事发生的那日，人类的猜测会显得可笑之极。我们不会把力气用在修改提案或改变王国的命运。我们所关心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如何表现，无论自己的生活圈多么狭窄，每个人都通过使周围的人感到快乐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婚姻显然是自然主宰的；男人和女人注定要成为彼此的伴侣。因此就算你不能在别的方面说服我，我起码相信婚姻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公主说，“婚姻除了是人生痛苦的无数种模式中的一种之外，还能是什么。当我目睹和设想各种形式的夫妻不合，导致持久冲突的意外原因，人与人之间的性情差异，观点的对立，欲望驱使下的敌对利益的碰撞，还有存在分歧的道德准则间的顽固较量，即使双方都是出于好意。我有时与大多数国家的苛刻评论家的意见一致，婚姻是被允许的，而不是被承认的。只有当人被热情冲昏了头脑时，才会让不可分割的契约纠缠自己。”

“你似乎忘记了，”拉塞拉斯回答说，“你曾经，甚至现在亦然，认为独身生活不如婚姻幸福。两种情况可能都糟糕，但不可能都更糟。因此，当错误的观点占据了头脑，他们就会互相摧毁，让思想对真理敞开。”

“我没想过”公主回答，“会有人将它归咎于谎言，那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对于思想来说，好比肉眼，很难精确比较那些范围广阔、局部多样的事物。当我们马上看到或构想整体，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到辨别和确定自己的偏好，但这两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对其大小和复杂性进行测量。通过局部推断整体，我会轮流交替受到一个个局部的影响，让我疑惑的是我的判断依靠的到底是记忆还是幻想？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我们区别对待问题的一部分时，就像我们在政治和道德的繁杂关系中所坚持的那样，但当我们同时感知整体时，就像在数字计算，所有人在判断中意见一致，好像他的观点从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王子说，“不要再给人生的不幸加上争论的痛苦了，更不要企图以狡辩胜过他人。我们的工作是寻找既能享受成功，又能承受失败的人生。因此，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无疑过于草率地从婚姻的不幸中得出反对婚姻的结论；人生的困境不是同样证明了生命不可能是上天赐

予的礼物吗？这世界上只有结了婚的和没有结婚的人。”

“人类是如何繁衍的，”妮卡娅回答道，“不是我该关心的，也不是你需要关心的。我认为现在这一代人无意去繁衍下一代这件事并不存在威胁，我们现在不是在为世界寻求答案，而是为我们自己。”

第二十九章
关于婚姻的讨论（续）

“一个事物整体的好，”拉塞拉斯说，“与它每一部分的好是一样的。假如婚姻对全体人类来说是最好的，那它对个人来说也一定是最好的；不然一种长久且必要的义务必然会滋生痛苦，有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要为了他人的方便而牺牲。在你对这两种状态所作的评价中，似乎单身生活的不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和确定的，但是婚姻的不幸是偶然和可以避免的。我自认为谨慎和仁慈的态度能使婚姻幸福。抱怨源于愚蠢。少不更事的年纪里，缺乏准确判断和深谋远虑，没有对一致的论调和相似态度的质疑，没有对公正审判的推敲，没有对纯正感情的思索，在激情和欲望中做的选择导致的，除了失望和懊悔，你还能期待什么呢？”

“这就是婚姻的一般过程，少男少女，偶然或人为的相遇，交换眼神，相互寒暄，回家之后魂牵梦萦。如果他们不曾分神，他们会意识到两人的分离让自己多么不安，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在一起应该会快乐。两人结婚后，却发现了之前被自己的一厢情愿蒙蔽的真相；他们在争执中耗尽生命，认为人性本恶。”

“自早期的婚姻中产生的，还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似的较量：儿子渴望享受这个世界，父亲却已想抛弃这个世界，这让两代人之间几乎没有相处的空间。母亲还没有适应自己的老去，女儿就已开始绽放她的青春，两个人都不禁希望对方消失在自己的生活中。”

“当然，所有这些弊端都可以通过深思熟虑或者延后需谨慎考虑不可挽回的选择来避免。年轻时多彩的欢愉和快乐，让生活即使没有伴侣

的帮助也可以过得有声有色。更多的时间会让人增长经验，更广阔的视野会带来更好的探究和选择的机会；至少有一个优势是肯定的，父母明显比他们的孩子年长。”

“那些思想无法推断的事物，”妮卡娅说，“那些实践尚未教授我们的东西，只能从别人的口中才能知道。有人告诉我，晚婚并不十分幸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经常向那些观点犀利、知识全面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优点使他们的意见值得听闻。他们通常认为，当彼此的观点和习惯都已固定，双方的情谊日渐变淡，两人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思想长期沉浸在自己的愿景里时，一对男女将自己的命运捆绑到对方身上的行为无疑是危险的。”

“两个周游世界的人几乎不可能不期相遇，也很少有人愿意放弃自己曾经的生活轨迹，放弃让自己快乐的习惯。当青春的散漫轻佻沉淀下来，变成循规蹈矩的时候，它很快就会被不愿让步的骄傲或乐于争执的顽固所取代。就算两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产生了取悦彼此的欲望，时间本身，正如它总是对外在容貌做出趋于一样的改变，它也总将感情的发展导向同样的方向，最后形成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长期的习惯不易改变；试图改变自己生活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我们很少能为自己做到的事，又怎么会去为别人做？”

“然而，”王子插嘴说，“你肯定认为人做选择的主要动机被遗忘或忽视了。等我要找伴侣的那日，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她是否理智地对待这件事。”

“所以，”妮卡娅附和道，“哲学家们都弄错了。有成百上千种仅凭理性无法断定的常见争论；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从而使逻辑显得荒谬的问题；以及必须要对此做些什么却无法加以讨论的案例。想想人类的现状，你可以问问，无论渺小的或伟大的，有多少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理智去做事。在所有的不幸中，最不幸的就是在家里每天早上都要用理智处理细枝末节的夫妇。”

“那些晚婚人士很可能会选择避免让孩子入侵他们的生活。但随着这样做的优势减少，他们可能会无知且无奈地屈服于监护人的怜悯心。如果这种情况不曾发生，他们在认为自己的挚爱多么睿智或伟大之前，至少得先走出这个围城。

“面对他们的孩子，父母若无任何担忧，也就没有了指望；此时他们早已失去了之前爱情的快乐，也失去了与行为温顺、思想开放的人结合后生活的便利。长期同居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差异，好比软体在长期的磨合后会将表面贴合。”

“我相信，那些晚婚的人对自己的孩子最满意，而早婚的人则是对配偶最满意。”

“这两种感情的结合，”拉塞拉斯说，“会产生人们所希望的一切。也许存在一个时间段，婚姻可以使它们结合在一起——对成为父亲来说不早，成为丈夫来说也不晚的时刻。”

“时间的流逝，”公主回答说，“让我愈加认可伊姆莱克常道的那句话，‘自然把她的礼物先放在右手上，再放在左手上。’那些迎合希望和吸引欲望的条件是这样构成的，当我们接近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另一个。鱼与熊掌，我们不能两者兼得，但过于谨慎可能会使与两者的距离皆太过遥远。这往往是考虑到时间太长使然；一个人若是试图做到超过人类的能力范围的事，他终将一事无成。不要以截然不同的乐事来取悦自己。从摆在你面前的赏赐中做出你的选择，然后懂得知足。没有人可以在品尝秋天的果实的同时，享受春季花朵的芬芳；也没有人能同时从尼罗河的源头和入海口同时注满他的杯子。”

第三十章
伊姆莱克的加入改变了谈话

这时，伊姆莱克进来了，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拉塞拉斯说:“伊姆莱克，公主的话让我觉得生活太悲惨了，我几乎没有勇气再继续寻找了。”

“在我看来，”伊姆莱克说，“当你为生活做选择的时候，你正忽略了生活本身。”漫步在一个城市中，无论这个城市多么大，多么繁华，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你忘记了你正居住在著名的国家里，它是最早的君主国，曾以庞大的力量和智慧的居民而闻名。这个国家最先让科学的光辉照亮世界，它的艺术发展更在公民社会或家庭生活形成之前。

“古埃及人留下了彰显他们工业和力量的遗迹，在它们面前，所有欧洲的宏伟建筑都黯然失色。这些建筑的废墟正是现代建筑的启蒙；我们以那些幸存下来的奇迹为依据，猜想时间所磨灭了的是什么。”

“我的好奇心，”拉塞拉斯说，“还没有强烈到让我去调查成堆的石头或土冢。我只关心与人有关的事情。我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测量那些寺庙的碎片，也不是为了寻找堵塞的沟渠，而是为了看看当今世界的万千景象。”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公主说，“我与古代纪念碑上的英雄有什么关系呢？时光不能倒流，无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那些时代的英雄的生活方式与现代人类的也完全不同。”

“要想了解什么事物，”诗人回答道，“我们必须知道它的作用；若要了解人，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如此便可以知道他们是被什么理由所驱使，又是被什么样的热情所鼓舞，最终找出最主要的行为动机。为了公正地评判现实，我们必须拿它与过去比较；因为所有的判断都是相对的，而且对于未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事实是，没有多少人活在当下；回忆和期待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的感情无非就是快乐与悲伤，爱与恨，希望与恐惧。过去充满了欢乐与悲伤，未来表现为希望和恐惧；因在果之前，甚至是爱与恨也关乎过去。”

“事物的现况是之前行为的结果；我们很自然地想知道我们所享受的美好或者我们所遭受的痛苦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做事，而忽视对历史的研究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需要照顾他人，忽视历史则是不公平的。当无知出于本愿，那它就是犯罪；不去学习如何规避危害的人，危害就会找上门来。

“历史没有哪一部分比以下几个方面更为有用：与人类思想进步相关的，与理性逐步提高相关的，与科学的连续发展相关的，与智慧和愚昧的交相变化(思考者的光明与黑暗)相关的，与文艺的灭亡与复兴相关的，与心智革命相关的。如果考虑战争和入侵是王子的使命，那么有用的或高雅的艺术不容忽视；王子将来要统治王国，只有长久学习才能通晓统治的精髓。”

“举例总是比训诫更有效。兵成于战，业精于勤。士兵是在战争中培养的，画家是在临摹练习中成就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思熟虑的生活才有优势。伟大的行为很少被人们注意到，但是艺术劳动者总是能被那些想知道艺术能做什么的人发现。”

“若你的眼睛或想象力受到任何非凡的作品的冲击，接下来你就需要积极地思考它将被呈现出来的方式。这才是对所谓沉思的实践。我们通过新事物来增广我们的见解，也许还能寻回一些人类遗失的技艺，或找出那些在我们国家人们对其了解不够深刻的东西。至少我们将自己的

时代和以前作比较，要么为我们的进步感到高兴，要么发现我们的缺陷，这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

“我愿意，”王子说，“去一睹所有值得我去寻找的东西。”

“学习古代的礼仪，”公主说，“也会让我感到快乐。”

“埃及最伟大壮丽的遗迹，也是纯人力打造的最为笨重的作品之一，”伊姆莱克说，“是金字塔：许多建筑在历史记载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那些最早的描述对我们而言并不可靠。其中最伟大的建筑仍然屹立，极少受到岁月的风蚀。

“我们明天就去看看吧，”妮卡娅说。“我以前经常听说金字塔，我这次要没能把它们从里到外看个够，就绝不罢休。”

第三十一章
参观金字塔

决议被采纳后，大家决心一定去金字塔里一探究竟，所有人把帐篷搭在骆驼上，第二天就出发了。他们缓慢地行走在路上，将一切有意义的事情尽收眼底，不时停下来与当地人交谈，观察千姿百态的城镇，所经之地有些已经杂草丛生，日久荒芜，有些则是一派农耕畜牧的景象，还有人居住。

当真正站到大金字塔的面前时，所有人无不惊讶于它基座的宽阔与锥顶的高耸。伊姆莱克向他们解释说，古人将金字塔建成这种形状的目的是希望它能与天地共存：他指给大家看，越往上体积越小的锥形结构赋予了它经受所有自然界常见的破坏的稳定性，就连最难以抵御的地震都很难撼动它。只有强大到能使大陆解体的冲击力才能粉碎金字塔。

他们仔细丈量过金字塔的规模，遂在它的脚下搭起帐篷休息。第二天，他们准备进入金字塔内部。一行人雇用了几个普通向导，往上爬向第一个入口；当公主的侍女望向洞里的时候，她浑身颤抖地后退了几步。“佩库雅，”公主说，“你在害怕什么？”

“我害怕这些狭窄的通道，”这位女士回答到，“还有那可怕的黑暗。我不敢进去了，必定有不安的灵魂在此居住。这些可怕墓穴的主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也许会让我们永远闭嘴。她说着，用胳膊搂住了女主人的脖子。”

“如果你只是害怕鬼魂，”王子说，“我将保证你的安全。死人没有危险：人被埋葬了，就不会再出现。”

“我不会断言说，”伊姆莱克说，“死人不会出现在世间，因为我不愿反驳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地同时存在的不变的证明。没有人，无论愚民还是智者，不相信鬼魂的存在或与鬼魂没有关联。有种或许自人类迁徙以来就盛行的观点，因其真实被普遍接受：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某件事物的人，不会相信只有经验才能使其可信的传说。吹毛求疵者的怀疑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削弱普适的证据的真实性，而否认鬼魂存在的人的恐惧揭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然而，我无意再给佩库雅增加新的恐惧。没有理由说，幽灵更频繁地出没于金字塔，也没有理由说，幽灵具有能力和意愿去伤害无辜和纯洁的人。我们这次进入金字塔并没有冒犯墓主人的权威：我们不从他们身上拿走任何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得罪他们呢？”

“亲爱的佩库雅，”公主说，“我走在你前面，伊姆莱克会跟在你后面。记住，你是阿比西尼亚公主的同伴。”

“如果公主希望她的仆人死去，”这位女士回答，“那么给她一个不那么可怕的死法吧，什么都比死在这个恐怖的洞穴里强。你知道，我决不敢违抗你的命令，可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去，我便不得不进去，只是一旦我进去，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她的恐惧太强烈了，公主知道劝说或责备都不会有用，只好给她一个拥抱，并让她呆在帐篷里等他们回来。佩库雅并不满足，她恳求公主不要有“进入金字塔深处”这种可怕的想法。“虽然我不能教会你什么是勇气，”妮卡娅说，“但我不能成为懦夫，更不能在离开的时候没有达到我来这里的目的。”

第三十二章
进入金字塔

佩库雅径自下了塔回到帐篷里，其余的人则进入了金字塔。他们穿过廊道，环视大理石拱顶，仔细检查了可能存放着墓室主人遗体的箱子。他们在一个最宽敞的房间里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返回。

“现在，”伊姆莱克说，“除了中国的长城之外，我们对人类最伟大的作品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

“对于长城，人们很容易就能料想到它的建筑动机。它帮助一个富有而胆小的国家抵御蛮族的入侵。这些蛮夷的生产技术不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通过掠夺的手段来满足需求比发展工业更容易。他们不时大举进攻和平地进行着贸易活动的城邦，犹如秃鹰落在家禽中。蛮夷作战的迅捷、凶猛凸显出这堵墙的重要性，他们的愚昧则使它的防御效果奇佳。”

“但对于金字塔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古人为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它。内室的狭窄让人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而珍宝也可以在保证同等的安全性时花更少的钱贮藏。它的建立似乎只是顺应了人们想象的欲望，这种欲望无休无止地啮咬着人心，只有做出点成绩才能让其稍微平息。那些已经拥有一切的人的欲望必然会继续膨胀。最初人们建筑房屋仅仅是为了满足实用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就会上升为虚荣的追求。他计划建成的作品将彰显出人类力量的极致，如此他才不至于立刻产生新的愿望。

“我认为这座巨大的建筑是人类欲壑难填的标志。一个拥有无上权

力、其财富远超他真实和幻想的需求的国王，在权力的饱和与享乐的无趣中，通过建造金字塔来慰藉自己，看着成千上万的劳力无休止的劳作，看着一颗颗石头无目的地一个个垒起来，以消遣日渐衰落的无趣生活。让那些不满足于现状，幻想皇室生活的幸福，认为至高的权利或无尽的财富可以使对新奇事物的欲望得到永久的满足的人，去看看金字塔吧，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第三十三章
公主遭遇了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家站起身，从来时穿过的墓道返回。公主已经准备好她的长篇大论，来向她的侍女描述金字塔里那些黑暗的迷宫、豪华的房间，以及千奇百怪的道路给她留下的不同印象。但当他们回到队伍中，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垂头丧气：男人们一脸的耻辱和恐惧，而女人则在帐篷里哭泣。

他们没有胡乱猜测，而是立即询问留在队伍里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刚进入金字塔，”一名侍从说，“就有一群阿拉伯人向我们发动了攻击，我们人数少、力量弱，无力抵抗又无法逃脱。他们想要搜查帐篷，把我们绑在骆驼上，把我们赶在他们前面走。直到一小队土耳其骑兵靠近，他们方才逃走。可是他们抓走了佩库雅小姐与她的两个女佣，土耳其兵应我们的请求去追他们，但是我担心他们可能追不上了。”

公主既高兴于佩库雅还活着，又伤心他们被人掳走下落不明。拉塞拉斯一瞬间爆发了怒火，拍案而起，立即点了随从，挥着佩剑，准备去追赶这些强盗。“先生，”伊姆莱克说，“你希望从暴力和英勇中得到什么呢？阿拉伯人骑着训练过的战马，我们只有驮兽。你这样鲁莽地离开，我们不仅救不回佩库雅，可能还会失去公主。”

不一会儿，土耳其人回来了，他们没能追上敌人。公主失声痛哭，拉塞拉斯几乎忍不住要去责备他们的怯懦。但伊姆莱克认为，让阿拉伯

人逃走并没有增加他们的不幸，因为一旦被抓住，他们可能会杀死他们的俘虏，而不是放走他们。

第三十四章
回到开罗，佩库雅失踪

再等下去也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一行人返回开罗，为自己好奇心导致的损失忏悔不已，他们谴责政府的过失，哀叹自己的鲁莽，竟然粗心到没有雇佣警卫。大家设想了许多本可以避免佩库雅失踪的权宜之计，尽管没有任何线索，大家还是决心去寻找她。

妮卡娅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女仆努力安慰她，告诉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佩库雅小姐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快乐，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此时遭受厄运也属合情合理。他们希望无论她在哪儿，好运都会降临她身上，公主也会找到自己中意的朋友替代佩库雅的位置。

公主没有回答，她们不停地说话安慰她，可其实内心并不因受宠的人失踪了而多么悲伤。

第二天，王子向巴萨呈上了一封受害者的抗议书，并请求他做出补救的措施。巴萨扬言要惩罚强盗，但没有尽力去抓他们，也没有将他如何指挥追击的过程做任何描述。

王子一行人很快意识到，当政者不会有任何动作。统治者总是无法惩治他们耳闻的所有罪行，无法纠正所有的不公，他们在对不分皂白的疏忽里感到轻松，在离开请愿者的视线后，立刻忘记了他们的请求。

伊姆莱克随后便试图通过私人侦探获得一些情报。他发现许多人假装对阿拉伯人出没的所有地方有确切的了解，并经常与他们的首领通信，这些人欣然接受了寻回佩库雅的任务。他们之中，有人带着钱上

路，再也没有回来；有些人的因传达了信息被支付了丰厚的报酬，没过几天就发现那些人在信口胡诌。然而无论多么困难，公主都要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只要她在尝试，就会一直保持希望。一个计划失败了，另一个计划就会被提出，当一个信使无功而返，另一个人就会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

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佩库雅的一点消息，他们努力互相激励起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当公主发现所有的尝试都没有结果的时候，她陷入了万念俱灰的绝望。她千万次责备自己不该迁就最宠爱的侍女，让她留下来。她说："若不是我的宠爱，削弱了我的权威，佩库雅不会敢于谈论她的恐惧。比起幽灵她应该更怕我。她应当屈从于我严厉的目光，遵从我强制的命令。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呢？我就不应该答应她，拒绝听她的辩解。"

"伟大的公主，"伊姆莱克说，"不要为你的美德责备自己，也不应该谴责偶然造成过失的行为。您对佩库雅的胆怯的同情是慷慨仁慈的。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职责行事时，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了上帝，祂的法则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而谁也不会因为服从而受到惩罚。当我们因为一些无论是本性还是道德上的美好愿景，打破了管理我们的规则，偏离了高等智慧的方向，便要自己承担起一切后果。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清楚一个人出于好心做坏事时原因和事件之间的联系。当我们以合法的手段追求目的时，我们总是可以假设未来的成功来慰藉我们目前的失败。当我们只遵守自己的原则，试图通过超越对与错的既定界限来获得成功的捷径时，我们即使成功也不会快乐，因为我们无法逃避我们犯错的意识；但如果我们失败了，失望就会变得无可救药地痛苦。一旦一个人感到内疚带来的烦恼和折磨，他的悲伤将是多么无法释怀！"

"换个思路，公主，假如佩库雅小姐请求陪你同去，但却被你命令留在帐篷里，你会怎么想？或者，假如你迫使她进入金字塔，而她却在恐惧的挣扎中死在你面前，你又会怎么想？"

“假设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发生了，”妮卡娅说，“我是无法苟活到现在的，我绝对会被这种残酷的回忆折磨得发疯，或者在对自己的痛恨中憔悴下去。”

“至少”伊姆莱克说，“这便是目前对您善行的回报，善行永远不会酿成让我们后悔行善的恶果。”

第三十五章
公主因佩库雅的失踪而憔悴

妮卡娅如此便安下心来，意识到只有那些自觉犯了错的不幸才是不可忍受的。从那时起，她便从狂暴的悲痛中解脱，陷入了沉默的苦楚和阴郁的平静之中。她从早到晚坐着，回忆佩库雅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将佩库雅赋予了其价值的每一件小事铭记在心，那些小事或许能让人回想起任何琐碎的事情或无意间的谈话。那个她不期望能再次见面的人的感情，如生命的准则一般被珍藏在她的记忆中，她整日不考虑别的事情，除了猜测佩库雅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提出怎样的想法和忠告。

她的随从对她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所以她在与她们交流时只能有所保留。她的好奇心开始减退，也没有兴趣找些她不方便吐露的话题。拉塞拉斯首先设法安慰她，后来则试着转移她的注意力：他雇了一些乐师为她演奏，她好像是在听，但根本没有听进去；大师们传授她各种各样的艺术技能，可当他们再次教授她时，她几乎什么都没学会，老师也必须重复上过的课程。她失去了对快乐的体验，失去了追求卓越的雄心，她的注意力虽然被强制转移到别的地方，但脑海中总是无意中浮现出她朋友的形象。

伊姆莱克每天早上都被要求去寻找佩库雅的下落，每天晚上都被询问寻找的结果。因为始终无法给公主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越来越不愿意出现在公主面前。公主注意到他的逃避，遂命令他来见她。"你不要"她说，"将不耐烦和愤怒混为一谈，或者以为我因不满你没有成功做成事而指责你疏忽大意。我对你的逃避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不快乐的人也不能让别人快乐，所有人都出自本能地躲避痛苦的蔓延。听人抱怨对不

幸的人和幸福的人来说都一样生厌，谁会以外界的悲伤来遮蔽生命所允许的短暂的欢乐，又有谁会在自己的不幸中挣扎时还去分担别人的痛苦呢？”

“现在是时候了，不会再有人因为妮卡娅的叹息而感到厌烦，我寻找幸福的旅途走到了终点。我决定带着所有的恭维和欺骗，从这个世界隐退，我将遗世独立，除了沉心静气，用清心寡欲的消遣规划我的时间之外，什么都不想，直到世俗的欲望得到净化，我将会进入一个世间万物都在匆匆前往的状态，在那个世界里，我希望还能享有佩库雅的友谊。”

“不要让你的思想纠结于不可挽回的决定，”伊姆莱克说，“也不要用自愿累积的痛苦来增加生活的负担。当你忘记佩库雅失踪这件事时，退隐的疲倦仍将继续增加。失去了某种快乐并不足以成为你拒绝世间一切乐趣的理由。”

“自从佩库雅被带走，”公主说，“我就没有了可以拒绝或保留的乐趣。一个人若是没有可以爱或信任的人，便没有了希望。我想要知道幸福的基本原理。人们也许承认，这个世界可以给予的满足必须来自于财富、知识和美德的结合。财富是用来给予的，知识是用来交流的。因此，它们必须被给予别人，我现在还能向谁给予呢？美德因其可以在没有同伴的情况下取得而成为我唯一的慰藉，而美德也可以在隐居时实践。”

“我现在不能确定，”伊玛拉克回答，“独处能获得多大的益处。想想那位虔诚的隐士的坦白。当你的伙伴的形象在脑海中淡去时，你会希望重新回到你的生活中。”

“那个时候，”妮卡娅说，“永远不会来了。当我活得越久，见到越多愚蠢和罪恶的人，我会更加怀念我亲爱的佩库雅的坦率、谦逊和忠诚。”

“精神受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压迫，”伊姆莱克说，“就像神话中初生地球上的居民一样，当第一个夜晚降临时，他们以为黎明永远不会回来了。当忧愁的乌云聚集在我们身上时，我们看不到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也无法想象这些乌云将如何被驱散；然而，新的一天又来到了夜晚，悲伤也不会长到解脱的黎明不会到来。但是有些人拒绝接受安慰，正如野蛮人在天黑的时候把自己眼睛挖掉一样。我们的思想，就像我们的身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不时会失去一些东西，也会得到一些东西。一次较大的损失会很麻烦，但只要还有一丝活力，自然就会找到补偿的方法。距离对心灵的影响和对眼睛的影响一样；当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滑行的时候，我们身后的东西总是在缩小，而我们靠近的事物会越来越庞大。不要让生活停滞不前：它会因缺乏动力而变得泥泞；再次尝试将自己交托给现世的红尘纷扰，你对佩库雅的记忆会逐渐消失，你会遇到其他你宠信的人，或者学会在平常的谈话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至少，”王子说，“在尝试所有的补救措施之前，不要绝望。对那位不幸的小姐的搜寻仍在继续，甚至将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条件是你要承诺为此等待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内不做任何不可挽回的决定。”

妮卡娅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便向她的哥哥作出了承诺。这是伊姆莱克最终想出的办法。实际上，伊姆莱克对找回佩库雅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他觉得如果能够保证一年的间隔，那么公主就不会有退隐的危险。

第三十六章
怀念佩库雅雅。一筹莫展。

看到大家都不遗余力地搜寻着她宠爱的侍女的踪迹，加上她的承诺使她将归隐的想法放在一边，妮卡娅的心思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以往的事务和享乐上。她重拾快乐的时候，会在无意间放下自己的悲伤，有时她会因自己暂时忘了故人而生自己的气，毕竟她曾经下决心永远不会忘记她。

她便每天抽一个小时来默想佩库雅的优点和爱好，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于固定的时间回到寝室，每次她都眼睛发肿、脸色阴沉地回来。渐渐地，她变得不那么一丝不苟了，许多重要或是紧迫的事情延迟了她每天流泪的时间。她冥想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忘记了她到底害怕记住什么，最后有一天终于完全停止了这种定时折磨自己的义务。

即使如此，她对佩库雅的感情还没有消失。千万种变故使她想起了过去，千万般只有友谊才能满足的需求让她常常感到伤感。因此，她恳求伊姆莱克永远不要停止调查，要竭尽所有智慧去尝试，这样她至少能因知道自己不曾疏忽或散漫而感到安慰。“可是，”她说，“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中，幸福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时，我们追求幸福还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获得可能会失去的财产？从今以后，无论多么耀眼，无论多么温柔，我将不敢让我的心屈服于追求卓越，或者对他人的宠爱，以免再一次失去我在佩库雅身上失去的东西。”

第三十七章
公主得到了佩库雅的消息

七个月后，其中一位在公主许下诺言的那天被派去寻找佩库雅下落的信使回来了，在多次失败的漫游之后，他从努比亚的边界带回了消息：佩库雅在一个阿拉伯酋长的手中。这个酋长坐拥埃及边界的一个城堡要塞，靠掠夺财物为生。他愿意用佩库雅和她的两个随从交换，赎金是两百盎司金子。

价格并不是争论的主题。公主听说她最亲密的伙伴仍然活着的时候，欣喜若狂，并且赎金并不高。她不能再拖延，这关系到佩库雅的幸福，也是她自己的幸福，她请求哥哥派信使送去这笔钱。他们去问伊姆莱克的意见，后者并不确定这位信使是否诚实，更不用说阿拉伯人的可信度，如果轻易相信他，很可能金钱和俘虏都被扣留。伊姆莱克认为，将自己置于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之内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指望信使进入南部的国家，在那里阿拉伯人可能会暴露自己，从而被巴萨的人抓住。

双方都不能信任的谈判必然是困难重重。伊姆莱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指示信使给酋长传话说佩库雅应当在十名骑士的护送下前往圣安东尼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北埃及的沙漠中，王子会派出同等数量的人接头并支付她的赎金。

刻不容缓，加上他们预料到这个建议不会被拒绝，他们立刻出发前往修道院。他们到达后，伊姆莱克和信使继续前往阿拉伯人的要塞。拉塞拉斯想要和他们一起去，但是他的妹妹和伊姆莱克都不同意。那位阿拉伯酋长严格地遵守了当地的习俗，盛情款待了自主进入他的领地的客

人。几天后，他带着佩库雅和她的女仆们经过简短的旅程到达约定的地点，他收下要求数额的赎金后，以极大的尊重恢复了她和她朋友们的自由，并承诺在他们回开罗的路上保护他们不受抢劫或暴力的威胁。

公主和她亲密的伙伴拥抱在一起，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喜悦，她们两人去到没人的地方，尽情倾泻温柔的泪水，交流着体贴和感激的话语。过了几个小时，她们回到修道院的食堂，修道院院长和他的会友侯在那里，王子便让佩库雅讲述她的历险经历。

第三十八章
佩库雅小姐的冒险

“我被掳走的时间和方式，”佩库雅雅说，“仆人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事情发生的速度之快使我大吃一惊，与其说我在那一瞬间涌起了任何恐惧或悲伤的情绪，不如说是惊讶得呆若木鸡。我的困惑随着阿拉伯人奔逃的速度和喧嚣而增加，那些紧随我们的土耳其人似乎因为实在是赶不上，又或许因为害怕这些他们恐吓过的强盗，很快就停住了追击的脚步。”

“当阿拉伯人感觉已经脱离危险，他们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随着外界的骚动减弱，我反而感到更加不安。过了一会儿，队伍在靠近一眼泉水旁的一片树荫下停了下来，我们被放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与绑架我们的人一起进食。我和我的女仆们单独坐在一边，没有人来安慰或欺侮我们。此时，我悲不自胜。女孩们静静地坐着哭泣，不时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当时我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也无法推测即将被囚禁在哪里，更不知道何处有解脱的希望。我们在强盗和野蛮人的手中，对这些没有正义可言的人，根本没法奢望他们的怜悯，也不能认为他们会克制住任何欲望或反复无常的残酷天性。即便如此，我仍亲吻了我的侍女并努力安抚她们，说我们目前受到了还算体面的待遇，既然我们现在没有被人追击，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当我们再次被放到马背上时，我的侍女们紧紧抱住我，不肯分开；我只能命令他们不要激怒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强盗。在这一天的剩余时间里，我们穿过一个人迹罕至的土地，借着月光来到了一个山坡上，阿拉伯人其余的部队都驻扎在那里。远远地可以看到营地里扎的一个个人字帐篷，和闪烁的篝火。抓走我们的首领非常受到那些从属的爱

戴。”

“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帐篷里，并在那里看见了侍奉完自己参加远征的丈夫的妇女们。她们把晚餐端上来放在我们面前，我吃掉了它，完全是为了激励我的女仆而不是为填饱肚子。肉被拿走后，他们铺上地毯让我们休息。我十分疲倦，希望能在睡眠中使痛苦得到缓解。因此，我说服自己脱下衣服。我注意到，阿拉伯妇女们非常认真地注视着我，我想，他们并没有期望看到我如此顺从。当我脱下马甲，他们显然被我的衣服的光彩鲜丽震惊了，其中一个妇女正用手小心地摩挲衣服的刺绣。她随后便出去了，不久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回来，后者似乎更有地位和权威。她进入帐篷后施了表示尊敬的礼仪，随后牵着我的手将我安置在一个铺着更精致的地毯的稍小的帐篷里，我和我的女佣在那里安静地度过了一夜。”

“早晨，我坐在草地上，他们的首领向我走来。我起身迎上，他非常尊敬地鞠了一躬。‘尊贵的小姐，’他说，‘我的运气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我的女人告诉我，我的营地里有一位公主。’‘阁下，’我回答，‘你的女人愚弄了自己也愚弄了你们。我不是公主，我只是一个想要马上离开这里的不快乐的陌生人，虽然我现在要被永远关在这里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哪里来，’酋长回答说，‘你的衣服和仆人显示你的地位很高。你既然可以轻易地获得赎金，为什么还认为自己处于被永久囚禁的危险之中？我袭击的目的是为了财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为了搜刮赃款。以实玛利的后代是这一地区当之无愧的世袭领主，但后来侵略者和出身低贱的暴君占领了这里，我们被迫要用刀剑来夺回他们通过不义的手段得到的东西。战争的暴力降落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为了打击罪恶和权势而举起的长矛有时也会劈向无辜和弱小的人。’

“我说，‘我怎么可能料到，昨天这种事竟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应该时刻准备好迎接不幸，’阿拉伯人回答说，‘如果厄运的眼睛可以学会尊敬或怜悯，那么像你这样高贵的人就不会受到伤害。但苦

难的天使无论对善人还是恶人、对崇高的人还是低劣的人，都同样投下他们的套索。不要郁郁寡欢，我不是那种无法无天、残酷无情的沙漠恶霸。我知道文明社会的规则，我会定下你的赎金，把通行证交给你的信使，并且按照约定准时把你送去。'”

“毫无疑问，我对他的礼貌很满意，而当我发现他只是贪求钱财时，我便觉得我的处境没有那么危险，因为我知道赎回佩库雅用不了那么多钱。我告诉他，如果我被友好对待，他不应有理由指责我忘恩负义，而且只有赎回一个普通级别的女佣的金额会被支付，所以他不能再坚持认为我是公主。他说他会考虑他应该要求什么，然后微笑、鞠躬，退出了帐篷。

“不久之后，阿拉伯女人们来到我面前，每个做事都争着要比别人看起来更正式，我的侍女们也都受到了尊敬。在我们短途行进的第四天，酋长告诉我，我的赎金必须是两百盎司黄金。我不仅答应了他，而且还告诉他，如果我和我的女佣受到了优待，我还会再加五十镑。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黄金的力量。从那时起，我就是这一队人的首领。每一天行进的路程都按照我所吩咐的增长或减短，帐篷也搭建在我选择休息的地方。我们现在有了骆驼和其它旅行的便利条件；我的侍女总是在我的身边，我以观察流浪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观赏古老建筑的遗迹来自娱自乐，这些遗迹使人联想起某个遥远的时代中富丽堂皇的失落的国度。”

“这队人的首领目不识丁，他能靠星象或指南针出行，在四处漂泊的过程中，他记录了不少最值得旅人留意的地方。他对我说，在人迹罕至，出入极其困难的地方的建筑物总是保存得最好。一旦一个国家自昔日的辉煌中衰落，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废墟就越容易形成。从墙上比在采石场里更容易获得石料。宫殿和寺庙将被摧毁，花岗岩用来打造马厩，斑岩用来建造村舍。”

第三十九章
佩库雅的奇遇（续）

“或许像酋长佯装的那样，为了使我高兴，抑或同我猜测的一般，为了他自己的方便，我们如此漫游了数周。我竭力显得满意，毕竟消沉和愤懑在此境遇下毫无用武之地，而这种努力亦有助于保持头脑冷静；但我的心永远与妮卡娅同在，夜幕降临带来的烦忧也远远甚于白日里的消遣。我那些一心惦念着主人的侍女们，自从发现我受到礼遇后就安下心来，坦然享受着疲乏旅途中偶尔的休憩时光，不曾流露出焦虑或悲伤的情绪。我因她们的愉悦而欢欣，因她们的信赖而备受鼓舞。我不再像当初那般恐惧，因为我意识到这群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游荡不过是为了钱财。贪婪是一种一贯不变、容易驾驭的恶习：其它的智力失常在不同的精神构成中表现并不一样；能压抑某人的傲慢的，亦能激发他人的自尊；可满足贪欲的方法却是现成的——给他钱，则一切要求皆可兑现。

“最后我们来到了酋长的居所；那是一幢坚固、宽敞的石头建筑，位于尼罗河上的一座岛屿，据我所闻，此岛坐落于回归线上。‘夫人，’阿拉伯酋长说，‘此番长途跋涉后，您将会在这里休整几个星期，并可在此任意行动。我的职责是战斗：因此我选择了这片隐蔽的住处，既可攻其不备，亦可全身而退。现在请您安心休养：这里虽然乏味，却也没有危险。’而后，他将我领至内部的房间，让我就座于最豪华的长榻上，朝我拜倒在地。

“他的婢女曾把我当作敌人，恶意相待；但在很快得知我是一位因为赎金而被拘留的尊贵夫人后，她们便争相向我谄媚和致敬。

“我因再次确保得到了短暂的自由而稍稍宽慰，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将注意力从不安转移到当地新奇的事物上。站在塔楼上极目眺望，可以看见这片疆域很远的地方，以及蜿蜒曲折、百转迂回的河流。在日间，我于各处流连，万千景致随着太阳的运行变幻光影，我得以一睹种种之前从未见过的风景。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地区，鳄鱼和河马频繁出没；我经常恐惧地盯着它们，虽然我知道它们不能伤害到我。有时我期望看见美人鱼和海神，伊姆莱克曾告诉我它们被欧洲的旅行者带来并安置于尼罗河中；但这类生物从未出现，而当我向酋长打听它们的时候，他则会嘲笑我的天真。

入夜后，酋长经常会陪我来到一间专为观星而建的楼塔中，在那他尝试教我星辰的名字以及辨认它们的轨迹。我并无研究这门学问的强烈意愿；但也只好假装专心，以取悦我那自视甚高的老师，而在一段时日后，我意识到必须找到消磨时光的办法，但每天的生活都千篇一律。我已厌倦于在白昼观察那些我在黄昏时从其面前疲惫地转身离开的景物：所以比起无所事事，我终于选择了仰望星空，但我总是不能静下心来，当别人以为我在观察星象时，我通常是在想妮卡娅。不久之后，酋长开始了另一次远征，于是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跟侍女们谈论那次导致我们被掳走的事故，以及畅想拘留结束的时刻到来时的喜悦。”

“阿拉伯人的要塞里也有女人，”公主说；“你为什么不把她们当作你的伙伴，跟她们聊天，与她们一同作乐？在她们忙碌或娱乐的时候，你为何要独自沉浸在百无聊赖的苦闷中？在她们不得不生活一辈子的环境里，你为何连数月也无法忍受？”

“那些女人的消遣，”佩卡雅解释道，“不过是儿戏罢了，那些琐事无法满足习惯了处理更繁杂事务的头脑。我能仅用感官的力量做一切她们乐意做的事，同时我的理性本能地飞向了开罗。她们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仿佛笼中鸟在铁丝间跳跃。她们为了移动而舞蹈，好似牧场上蹦跳的羔羊。她们中有人偶尔装作受伤来吓别人一跳，或者藏起来

好让别人去找她。她们把一部分光阴用来看河面上漂来漂去的浮物，另一部分则用来区分流云在天空中碎裂成的百般形态。

“她们要忙的只有针线活，我和侍女们有时会去帮忙；但您知道，思绪能够轻易地从指尖上蔓延开去，我被监禁起来、无法陪伴公主左右时，显然也不能从丝制花中获得慰藉。

“您也不能指望从她们的交谈中得到足够的乐趣：毕竟她们有什么可讲的呢？她们孤陋寡闻，自幼生活在那个弹丸之地：她们对于未曾见闻的事物毫无了解，因为她们目不识丁。她们的认知仅限于视线范围，她们的字典里只有对衣裳和食物的命名。因为地位较高，我总被叫去劝阻她们的争吵，我亦尽力做到公平公正。若她们对彼此发的牢骚足够有趣的话，我或许就能听完那些长篇大论；但她们敌意背后的动机总是些鸡毛蒜皮，我只得屡屡打断她们。”

“那位在你口中不同凡响的酋长，”拉塞拉斯问，“该如何在充斥着那种女人的后宫中享乐？难道她们美若天仙？”

“那种无以动人的、卑劣的美，”佩库雅说，“那种低级趣味、缺乏思想或美德维系的美，阿拉伯人是不屑一顾的。对于阿拉伯男性来说，那种美不过是可以随意采摘和丢弃的野花。无论酋长在她们身上找到何种乐趣，都不会是朋友间或社交产生的情谊。她们挑逗他时，他看向她们的眼神中带着漠然的傲慢；她们争艳为得君一顾时，他往往会厌恶地转身离开。她们胸无点墨地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中，自然无法舌绽莲花；因为她们别无选择，她们的专情，或是她们表现出来的专情，在他心里激不起分毫得意或感激。他的自尊不会因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女人的秋波而提升，他的内心不会因他人无法探寻真心的倾慕泛起波澜，也许于他而言，与其为了让他愉悦，这种爱慕更像是对敌人施加的刑罚。他给予而她们接受的所谓爱的东西，不过是草率支配的过剩的精力罢了，对象甚至可以是他鄙视的人，这种爱情里故而不存在希冀或恐惧、喜悦或悲戚。”

“被如此轻易地释放，”伊姆莱克说道，“小姐，您应该感到高兴。对于那样求贤若渴的人而言，与佩卡雅交谈仿佛享用筵席，他怎么会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

“我倾向于认为，”佩库雅回答，“他一度难以抉择；因为尽管他曾做出承诺，每当我提议派遣信使去开罗时，他都会找借口推迟。在我被监禁在他住所的那段时间内，他向周边国家发起了多场突袭，假若他掠夺到了足够多的财物，他可能就不会放走我了。他总在归来后向我叙述他的经历，并对我的见解洗耳恭听，继续努力教我熟悉星象。当我再三要求他帮我寄信时，他则会极其体面而诚挚地劝慰我；在这种婉拒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会再征沙场，让我留下替他治理家园。这种故意拖延让我十分苦恼，有时甚至担心我已经被遗忘；怕你们最终离开开罗，而我只能一辈子生活在这尼罗河中的小岛上。

“我终于感到绝望，再无意笑脸相迎，那一阵子他便频繁搭讪我的侍女。无论他爱上她们还是我，后果都同样致命，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好感也让我有些不自在。但我的焦虑并未持续多久，因为当我稍稍精神了些，他便回到我的身边，而我不禁鄙视起我之前的不安。

“他仍迟迟不肯遣人去取我的赎金，如果你们的人没有联系上他，他可能永远都犹豫不决。但那些他不会主动去要的金子被送到面前时，他还是无法拒绝。他仿佛一个从肠病的痛苦中解脱的病人，匆匆为我们打点行装。我向住宅里的阿拉伯同伴们道别，他们则冷淡地把我打发走了。”

妮卡娅听完她宠爱的侍女的叙述，起身拥抱了她，拉塞拉斯赏赐她一百磅金币，她把其中五十磅按照约定交给了那位阿拉伯酋长。

第四十章
博学之士的曾经

回到开罗后，大家很高兴所有人都还在，没有一个人离开。王子变得热爱学习，某天告诉伊姆莱克自己将在余下的时光中投身于科学和文学。

“在你下定决心之前，”伊姆莱克回答，“你必须考虑这样做的危害，还需与那些终生单身的前辈交谈。我不久前才去过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文学家之一的观测台，他四十余年无休无止地观测星体的运动与外观，全神贯注于永无止境的演算中。他每个月接待一次朋友，跟他们讲自己的推演过程，让其欣赏自己的发现。我作为一名值得引起他注意的饱学之士被引荐。头脑灵活、对答如流的人通常受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的专家的欢迎，因为后者对于其它领域的理念已经逐渐淡化了。我的言谈使他感到愉快。他微笑着聆听我叙述旅行经历，乐意暂时将那些星座置于一旁，让心灵感受这红尘俗世。

“第二天我又登门拜访，并幸运地再次以言语取悦了他。他自那天起不再恪守戒律，允许我随意进出他的观测台。我去的时候他总在忙碌，也总因能稍微放松而喜悦。我们都很清楚彼此渴望收获些什么，所以我们交流思想的兴致甚高。我发现他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而他思想的深刻每每让我眼前一亮。他学富五车、过目不忘，且口齿伶俐、字正腔圆。

“他的正直与善良丝毫不亚于他的博识。即便正专注于最艰深的研究或最热衷的论题，只要有人有求于他，他便乐于抽空用智慧或金钱为人分忧。在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也会接纳所有来到此地求助的

人；‘虽然我拒绝懒惰和享乐，’他说，‘我永远不会拒绝伸出援手。观察天象是我的权利，但实践美德是我的义务。’”

“想必，”公主说，“这个男人相当幸福。”

“我愈加频繁地拜访他，”伊姆莱克说，“也愈加沉浸于与他的谈话中；他卓越而谦逊，恭敬而大方，能言而低调。我起初的想法与公主殿下不二，认为他是全人类中最幸福的一个，还时常祝贺他能享有这般福气。他似乎把我的话都听了进去，除了我对他境遇的赞美，对此他总是含糊其辞，继而转移话题。

“在这种被取悦的愿望与取悦所用的精力之下，理性清晰地告诉我他的心正被某种痛苦的情感折磨。他常在说话时戛然而止，抬头恳切地凝望太阳。当我们独处时，他偶尔会在静默中注视我，脸上浮现出欲语还休的神情。他总是仓促把我叫去，实际却并无要事；有时我正要离开，他会叫住我，沉默片刻后才让我离去。”

第四十一章
天文学家察觉了自己不安的原因

“他最终无法隐瞒自己的秘密。昨晚我们一同坐在他住宅的塔顶内，观测木星的某颗卫星的掩始现象。一阵忽如其来的暴风雨朦胧了夜空，我们只好放弃观测。我们在黑暗中静坐半晌后，他对我说了这番话：‘伊姆莱克，我一向认为与你结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美德离开了智慧便不值一文，欠缺美德的智慧则如洪水猛兽。你拥有一切证明你值得托付的品质——仁慈、阅历、刚毅。我多年来背负着一个职责，现在已是力不从心，我必须尽快停手，重回无知的状态，并将此重任移交于你，尽管这让我十分为难。

“这段告白使我深感荣幸，并断言道一切使他快乐的事物也同样能取悦我。

“‘伊姆莱克，我接下来的话可能让你难以置信。我拥有调节天气与划分季节的能力已达五年之久。骄阳听从我的命令，依据我的指挥自一条回归线向另一条移动；积云在我的要求下化雨，尼罗河在我的操纵下泛滥。我抑制了天狼星的爆发，平息了巨蟹座的狂热。自然界的所有力量中，唯独风迄今仍否认我的权威，我无法阻止或控制的赤道风暴导致了无数死伤。我以毫厘不差的公正执行我的使命，将雨量与日照公平地分配给地球上不同的国家。若我曾将云雨长久聚于某个半球，或让阳光仅仅照耀赤道一侧，那些地方的生灵将会遭受何等灾难？’”

第四十二章
天文学家的观点得到了解释与辩护

“我料想他透过屋中的晦暗发觉了我心中隐隐的讶异与疑惑，因为在须臾停顿之后他如此继续道：——

“‘你没有立马相信我的话，我并不觉得奇怪或感到冒犯，毕竟我或许是第一个让人听信这些话的人。我不知这种特殊是奖是惩。自从拥有了这种能力，我活得远不及以前自在，只能靠行善的意愿撑过那些疲倦而不眠的漫漫长夜。’

“‘您肩负这项伟大的使命，’我说，‘已有多长时间？’

“‘大约十年前，’他说，‘每日观测天象使我不禁思量，如果我能掌控四季变换，我能否让地球的子民生活得更加富足。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扎根，我不分昼夜地沉浸于幻想之国中，让丰沛的雨水浇灌四方土地，并在每一场降雨后补充适当的日照。我一心济世，却不曾想过会真正拥有这种力量。

“‘某日我正看着几亩在热浪下枯萎的田地，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升起，我想在南部的山脉上降雨使尼罗河泛滥。我当即在想象中命令云积成雨；通过对比我下令与河水泛滥的时间，我发现云听从了我的号令。’

“‘会不会有其它的因素，’我说，‘导致了那种巧合？尼罗河并不总在同一天涨水。’

“‘不要觉得，’他不耐烦地说，‘我没有考虑过其它可能性。我长久

反驳着自己深信的事情，执迷不悟地试图证明真相的错误。我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也不敢将这个秘密告诉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人，因为你能分辨陆离光怪与异想天开、不可思议与子虚乌有。’

“‘阁下，’我说，‘您为何将您明知是正确，或者您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形容为难以置信呢？’

“‘因为，’他回答道，‘我没有任何外界的证据支撑我的观点；此外我对论证的法则十分了解，所以我不能让我的态度影响到那些不曾像我一样感受过这种力量的人。因此我不能试图通过辩论来获取信任。感知到我长久以来拥有的力量并每天运用它，就足够了。而人的一生何其短暂；步入老年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调控节气的人即将归于尘土。任命继承者的事一直烦扰着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比较我的相识，而我尚未寻到比你更适合的人选。’”

第四十三章
天文学家嘱咐伊姆莱克

"'接下来请用心听取我要传递的信息，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若一位拥有几百万臣民的国王的工作算得上艰巨，那么要管理一切元素及光和热的产物则会让他人仰马翻。所以从现在起，请你听的时候聚精会神。

"'我认真研究过地球与太阳的方位，做了改变其位置的无数方案。或是偏离地轴，或是改变黄道，但我发现让地球整体受益是不可能的；让某一区域的总量增加就会导致另一地区的总量巨幅减少，况且我们尚未考虑这会如何影响太阳系中更加遥远的部分。因此，你在调节气候时，不要为了彰显能力而肆意妄为；不要觉得你会因为扰乱季节变化而流芳百世。你不会想让人们因你的劣迹记住你。一味善良或自私自利更不会让你闻名遐迩。绝对不要把别国的雨降到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有尼罗河就足够了。'

"我向他承诺，我在继承了他的能力之后，绝对会大公无私地使用它；他便紧握着我的手，让我离开。'我心上的重担，'他说，'如今终于可以放下，我的安宁再也不用被行善所扰；我已经寻到了一个拥有智慧与美德的人，并非常乐意将太阳赐予的天赋传授与他。'"

王子一本正经地听着这番叙述；而公主却笑了，佩库雅更是笑得发抖。"女士们，"伊姆莱克说，"嘲笑人类最深重的苦难既不厚道也不明智。学识如那位老者一样渊博的人屈指可数，品德像他一般高尚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但芸芸众生都或许会经历他的不幸。我们现在面对的未知中，最令人绝望与恐慌的便数理性延续的无常。"

公主冷静下来，受宠的侍女也面红耳赤。深有感触的拉塞拉斯询问伊姆莱克，他认为这些精神疾病是否常见，以及人们是如何罹患它们的。

第四十四章
幻想的盛行十分危险

“理智紊乱的人，”伊姆莱克答道，“比只看到表象便轻易相信的人普遍得多。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精神是健全的。无人不曾让幻想压制他的理性，无人能够完全凭意愿调控注意力，也无人能让想法在自己的要求下出现或消失。在这世间，找不出一个妄念未曾主宰其头脑并逼迫他产生超越认知的期盼或恐惧的人。一切幻想支配理性的力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失常，但我们通常可以抑制这股力量，而让别人无法察觉，也不会被当作某种脑力机能的丧失；直到这种疯狂已经无法控制，明显影响到言行举止时，才会引起人们重视。

“沉浸于想象之中，让心绪展翅于虚空，通常是那些沉思成癖之人的消遣。我们独处时并不总是感到忙碌；一个人不能长时间地殚精竭虑；求学的热情亦每每屈服于懒惰与欲念。没有外界干扰的人只好在内心寻求娱乐，便把自己想象成别人或不存在的人物；毕竟谁会耽于现状呢？于是这个人便可以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漫游，从想象的所有情境中拣选出他眼下最渴望的，以不存在的趣味称其心意，让自满凌驾于一切情感之上。思绪游走在不同情景之间，将各种乐趣组合在一起，纵情在任天地与命运再慷慨也无法给予的极乐中。

“经年累月，他的精力最终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想法上；其它取悦他心神的事物都被摒弃了；他那疲惫或空闲的头脑频繁地回顾自己最中意的构想，当她被现实的苦涩侵犯时，他便享用那虚幻的甘美。幻想的统治地位渐渐确立；她从起初的专横跋扈逐渐变成残暴不仁。于是虚幻开始与现实混淆，错误的观念在脑海中扎根，时间在喜悦或痛苦的梦中流逝。

“阁下，这便是独居的危险之一，隐士承认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总是陶冶情操，而天文学家的悲剧证明其并不总是增长智慧。”

“我再也不会，”受宠的侍女说，“把自己想象成阿比西尼亚的女王了。我常用公主让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幻想我在安排仪式和整顿朝廷；我曾打压富人的奢靡，答允穷人的诉求；我曾在令人更加愉快的环境中建造宫殿、在山顶栽种果林，我沉浸在王权的恩惠带来的幸福中，直到公主进来，我甚至都差点忘记向她行礼。”

“我也不会，”公主说道，“再做变成牧羊女的白日梦了。我常以放牧时的安宁与单纯抚慰我纷乱的内心，直到我在卧室中听见牧原上风的呼啸以及羊群的啼叫；我偶尔解救被灌木丛缠住的羔羊，或者在带着牧羊杖时遇见野狼。我有一条与村姑穿的相似的裙子，我会穿上它以更好地幻想，还会轻轻吹奏一只短笛，想象我的羊群跟在身后。”

“而我要坦白，”王子说，“我曾沉浸于一种比你们的白日梦更加危险的幻想。我常常试图构想出一个完美的政府，一切犯罪得以制止，一切恶行得以铲除，臣民皆生活在宁静祥和的氛围中。在幻想中我实施了不计其数的改革方案，下达了不少颇有成效的法令。这便是我独处时的消遣，有时则是工作，而使我吃惊的是，我在假设父王及兄弟们的死亡时竟不为所动。”

“以上，”伊姆莱克总结道，“便是异想天开的后果。在我们产生这些念头的最初，我们明白这些不过是痴心妄想，却在渐渐熟悉它们的存在之后，对其荒谬放任自流。”

第四十五章
与一位老者交谈

黄昏飞逝，他们便起身准备返程。他们沿着尼罗河岸行走，水面上颤动的月光让人心情舒畅，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老人，王子经常在贤者议会中听其发言。“那个人，”王子说，“岁月平息了他的激情，却没有蒙蔽他的理性。让我们以询问他对自己眼下状况的看法来结束今晚的谈话，如此便能了解是否年轻才困于苦恼，是否更好的希望存在于后半生。”

那位贤者走过来向他们致意。他们邀请他一同步行，然后像不期而遇的熟人一般闲聊了一阵。老人兴致很高，十分健谈，路程似乎因他的做伴缩短了几分。他很高兴自己没有被忽视，一路陪他们走到了住处，在王子的请求下，老者被请进屋，置于首席，面前摆放了美酒与蜜饯。

“先生，”公主说，“傍晚闲步给您这样的博学之士带来的愉悦，年少和无知的人必定难以体会。您了解所有您眼见的事物的实质与成因——河流奔腾的原理，行星公转的周期。您必常思考世间万物，随后重新体悟到您自身的尊严。”

“殿下，”他答道，“让那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去憧憬他们愉快的旅程吧：我已拥有过足够的乐趣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不再新奇。我环顾四周，只能看见我在更愉悦的时刻看过的景物。我靠着一棵树休息时，想起我曾在同一片树荫下就每年尼罗河泛滥与朋友争论，而他现在已入土为安。当我仰望夜空中阴晴圆缺的明月，不禁哀叹生命的无常。我很少再从物质中获得乐趣；毕竟我将不久于人世，最后也带不走其中一分。”

“但你至少能够，”伊姆莱克说，“乐在回忆你可敬而伟大的一生，并享有众人对你的交口称誉。

“赞誉，”那位圣贤叹口气说，“对迟暮之人而言不过是耳边风罢了。我既没有以儿子的成就为傲的父母，亦没有能跟着丈夫沾光的妻子。无论朋友或是敌人都先我一步撒手人寰。我已经无欲无求；因我对除了自身以外的事物了无兴趣。年少时会由于他人的称赞而自得，因为这被认为是前景光明的预兆，且那时的人生路还很漫长；但于已是风烛残年的我而言，他人的恶意已无法伤害到我，我也不能指望从别人的敬爱中得到更多。我或许尚能失去一些东西，却无法再从外界获取什么了。名利无益，高位难居。我追溯往昔时，眼见太多良机被错失，无数光阴被虚度。许多高明的构思来不及实践，而已经着手的那些又尚未完成。我的心上没有罪责的负担，因此我平心静气，致力于将思绪从期盼和牵挂中抽离出来，即使理性告诉我那些情绪都是枉然，它们仍试图像从前那样占据我的头脑；我谦卑地静候着此生尾声的临近，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寻求我在人世得不到的乐趣与达不到的德行。”

老人起身离开，他的听众们也不再为长寿兴奋不已。王子告慰自己不必因这番叙述而失望；毕竟晚年从未被认为是收获幸福的良机，如果人能淡然面对年老体衰，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生活美满；风平浪静的暮年也许印证着如日中天的壮年。

公主则认为衰老会增长人的牢骚和恶意，年长的人往往乐于打击涉世未深者的期待。她见过不少嫉妒自己的继承者的财主，也认识许多不愿与他人同甘的人。

佩库雅猜测那位智者的年龄比他看上去要大些，并把他的抱怨当作黯然魂销时的胡言乱语；或是他最近不太走运，所以才怨声载道。“毕竟把自己的生活称作生命的常态，”她说，“是很稀松平常的。”

伊姆莱克不愿看到他们意志消沉，因此对那些油然而生的安慰之辞

报以微笑；他想起自己与他们年纪相仿的时候，同样对成功志在必得，也准备了许多聊以自慰的方法。他忍住没有给他们灌输大道理，未来他们自然会深有体悟。公主和她的侍女回房休息了；那位天文学家的疯言疯语还在脑海中回旋；她们想让伊姆莱克使用他的能力，让第二天的太阳迟些升起。

第四十六章
公主和佩库雅去拜访天文学家

公主和佩库雅私下谈论伊姆莱克所说的天文学家，他亲切而古怪的性格勾起了她们想深入了解他的欲望，于是便要求伊姆莱克想办法让他们见面。

这着实有些棘手。那位哲人从未接待过女性访客，尽管他生活的城市有许多欧洲人，他们都遵从故国的生活方式，而来自其它地区的人思想也同样自由开放。两位女士不会轻易放弃，随后她们制定了几种方案。其中之一是将她们以来求助的陌生人的身份介绍给他，这样便可确保他们能成功见面；但转念一想，这种方法只是一时之计，毕竟他们的问题解决之后，也不能对他纠缠不休，无法形成更深的交情。"你们说的不无道理；"拉塞拉斯说，"但我更反对掩饰自己身份这一点。我一直认为利用别人的品德加以欺骗是违背人性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受到任何欺骗都会降低信任他人的能力，伤害一颗乐善好施的仁心。当那位哲人发现你们并不是你们自称的人时，愤怒自然会充斥他的心胸，智慧如他竟然被比他平庸的人愚弄，更有甚者，在他内心滋生的猜疑可能让他从此闭门谢客、袖手旁观；你们该如何让他重操济世的旧业、让其内心回归平静？"

没有人响应这番话，伊姆莱克觉得她们的好奇心或许会因此消退；然而第二天，佩库雅告诉他她已经想到了一个以真实身份拜访天文学家的理由，她将请求拜他为师，好继续钻研她在阿拉伯酋长那里得到启蒙的知识，公主可以作为同学跟她一起去，或解释说一个淑女不方便独自前往。"如此恐怕，"伊姆莱克说，"他很快就会厌倦你们。在某个领域拔尖的人对重复其所学不甚热情，并且他传授知识时通常会结合推理和

反思，我也无法保证你能听懂。”“这件事，”佩库雅说，“我自会上心。我只需要您将我带去。我的学识或许比您想象得要多，只要我永远赞同他的看法，在他眼中我就会比实际上要聪明。”

提议敲定后，那位天文学家被告知有一位四处求学的异国淑女听闻了他的大名，希望成为他的学生。他因这个不寻常的请求顿生诧异和好奇，考虑片刻后便决定收留她，直到第二天到来都在翘首以盼。

二位女士盛装打扮后，在伊姆莱克的陪同下前往天文学家的居所，这位学者因自己受到了外表如此出众之人的尊敬而十分高兴。他们第一次交谈时，他表现得有些局促；但随着谈话次数增多，他重拾了自己的能力，展现了伊姆莱克口中的品格。当他问起佩库雅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原因时，她便道出自己在金字塔中的奇遇以及在阿拉伯人的岛屿上的生活经历。她的叙述缓慢而优雅，她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话题随后便转到了天文学上。佩库雅将她所知尽数道出。他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天才，既然有良好开端，他恳求她不要停止学业。

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前来拜访，每次都受到比以往更热情的招待。那位智者竭力使谈话更加引人入胜，好让她们再留得久些，因为他意识到有她们作陪时思路会更加清晰；孤独的云翳随着他迫使自己取乐她们而逐渐消散，而当她们离开，又得独自面对旧日调节气候的工作时，他便黯然神伤。

公主和她的侍女已经跟天文学家相处了几个月，但一直无从得知他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担任着超自然的职务。她们想方设法地让他坦白；他却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她们的所有陷阱，无论她们从哪个方向逼问，他都会转换话题。

随着他们越发熟络，她们经常邀请他到伊姆莱克家中，盛情款待。他逐渐沉浸于世俗的乐趣里。他早至晚归；努力表现得殷勤与顺从以受人欢迎；以他新的研究成果来引起她们的好奇，如此她们便会继续师从

于他；在她们出门找乐子或查事情的时候，他也想要与她们同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王子和他的妹妹充分意识到了天文学家的正直与智慧，并确定他是值得信赖的人；为了避免他因为自己受到的优待产生误会，他们将自己的情况及此程的动机透露给他，并询问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观点。

“从世界展现在你面前的所有道路中择优，”那位智者说，“对此请恕我无以传授。我只能告诉你，我的选择是错误的。我将生命投入到没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对人类有益但帮助不大的科学中。我以生而为人的寻常乐趣为代价换取知识;我不曾领略异性的友谊的风雅高尚，或者家庭中和睦温馨的交往氛围。若我曾拥有任何高人一等的特权，随之而来的是恐惧、不安与顾虑；但这些天赋，无论它们是什么，自从我体验过人世种种，思维随之更加开阔，我甚至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我在纵情享乐之后总会觉得我多年来的研究不过是一个错误，而我一直陷于枉然的痛苦之中。”

伊姆莱克欣喜地看到那位圣贤顿悟，他的思想正在突破本身的迷雾，并决心让他暂且忘记那些星球，直到他不再试图管理它们，那时理性便会重新占据他的头脑。

从此，天文学家与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共做计划、共享乐趣；他们的关切让他十分殷勤，拉塞拉斯的活跃则让他闲不下来。总有事情要做；他在白昼观察生活，并将此作为傍晚闲聊的话题，最后制定明天的日程。

那位智者向伊姆莱克坦白说，自从他身陷生活那令人愉悦的纷扰中，并将时间分配给不间断的消遣后，他对自己拥有掌控宇宙的能力的信念动摇了，并不再坚持自己无法用逻辑向别人证明的观念，如今他意识到这个观念处于变化之中。“若我偶然独处几个小时，”他说，“我那根深蒂固的信念便会冲没我的灵魂，我的思维将被一些无法抵抗的暴力

捆绑；但王子的谈话使其快速地挣脱，并在佩卡雅进来的一刹那宣告自由。我就像一个害怕幽灵的人，灯一亮便安下心来，寻思起在黑暗中折磨自己的恐惧感；然而，如果那盏灯灭了，他在光明中感受不到的恐慌便会再次袭上心头。但我一再担惊受怕，唯恐我以漫不经心粉饰太平，轻易忘却我被托付的重任。若我总犯同样的错误，或者在如此重要的难题上任意下定论，我的罪孽是多么可怕啊！”

“幻想的毒瘤，”伊姆莱克回答道，“一旦被伴随愧疚感产生的恐惧复杂化，就很难治愈了；想象和内疚会轮流控制我们，时间久了，两者便无法区分。如果幻觉违背了道德与良知，当其使我们焦虑时便会被驱逐出去；但当令人忧愁的观念化身正义使者，便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不敢驱除它们。因此，幻觉常常是令人忧伤的，而令人忧愁的思绪几乎都是幻觉。

“切勿让胆怯压倒你的理性；忽视产生的危险就如同你所谓的义务的真实性一样，当你在清醒时仔细考量，便会觉得微乎其微，并且每天都会变得更少。拥抱光明的力量，让其一点点突破你内心的阴霾；当你明知无益的顾虑对你纠缠不休时，不要自己进退两难，去找点事做或者跟佩卡雅交谈；永远记住这一点：你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粒尘埃，你尚未功德无量到能被选中接受超自然力量的馈赠，你也并非罪大恶极到需受举世罕见的惩罚。”

第四十七章
王子加入谈话，并提出新的话题

“你说的这些，”天文学家说，“我过去常常在想；然而我的理性被一个无法抗拒的念头禁锢太久，以至于它无法置信于自身的决定。我如今意识到背离自己内心的宁静、听任妄念暗中蚕食理性是何其不幸；虽然与人倾诉可以解愁，但我未曾找到过一个能分担我的困苦的人，即使我确信我的痛苦可以得到缓解。我很高兴我们意见一致，你从不轻信他人，也没有理由去欺骗别人。我希望我长久以来的梦魇能随着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因此度过平静的余生。”

“你的学识和品德，”伊姆莱克说，“会让你实现心愿的。”

拉塞拉斯、公主和佩库雅一起走进房间，问他们有没有想好明天的计划。“这，”妮卡娅说，“便是生命的常态，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变化本身没有意义；人们经历了一件新鲜事物之后，转而期待起再一次的变化。世人不会善罢甘休：明天我要见识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事物。”

“变化，”拉塞拉斯说，“对人的愉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幸福谷泛滥的珍宝只能让我恶心；而当我看见圣安托尼的僧侣一辈子不曾追求享乐、生活困苦而毫无怨言时，不禁谴责起自己的贪得无厌。”

“那些人，”伊姆莱克答道，“在静僻的修道院中的生活要比阿比西尼亚的王子身处珍宝的监狱要好一些。僧侣们做任何事的动机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通过劳动获取必需品；因此不能怠慢，也必然能得到回报。他们的虔诚使他们为另一种生活做准备，并且在这种状态即将到来时提醒他们。某种必要的任务必须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而他们将苦役看

作乐趣，因为那是使他们通往极乐世界的善业。”

“你是否认为，”妮卡娅问，“修道院的戒律比其它法规更加神圣、更接近完美？僧侣与全人类开放地交流、以博爱拯救身陷痛苦的人、以智慧教导无知的人、以劳动为世界做贡献，如果他少闭门苦修一些、多享受一些无害而唾手可得的乐趣，他就不能与他人一样对未来的幸福有所期冀了么？”

“这个问题，”伊姆莱克说，“长久以来让智者争论不休，让仁者疑惑不解。我不敢轻易做定论。生活优越的入世者要比生活优越的僧侣好一些。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抵挡住尘世的诱惑，或能在败下阵后全身而退。有些人甚少行善，同样亦有人轻易作恶。很多人厌倦了与不幸做抗争，想要褪净那些使自己半生庸碌的欲望。很多人因衰老或疾病无力再在社会中操劳奔波。弱者和胆小的人可以在修道院中得到庇护，疲倦者得以休息，忏悔者得以冥思。习惯祈祷或冥想的人常常互相吸引，可能很少有修道者终生独自修行，而没有与自己同样虔诚的朋友为伴。”

“你说的那些，”佩卡雅说，“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也曾听公主说自己不甘心平凡地终此一生。”

“拥有无害的志趣的自由，”伊姆莱克继续道，“并不会被质疑，但何种乐趣能被看作无害还有待检验。妮卡娅所能想象出的任何娱乐的危害并不在行为本身，而在其后果。本身无伤大雅的娱乐若让我们沉浸于我们明知是在考验自己的、短暂的情感波动中，若将我们的思想从那时间的流逝让我们更接近其初始、无法抵达其终点的事物中抽离出来，就会招惹是非。禁欲本身不算一种道德，除了让我们摆脱感官的诱惑也没有别的作用。在我们期冀的圆满的未来中，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作乐，自由而稳妥地行动。”

公主沉默了，而拉塞拉斯转向天文学家，问他是否能给她展示一些

她未曾听闻的东西，以延后她退隐静修的打算。

“你们的好奇心，”智者说，“覆盖了方方面面，而你们的求知欲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少有你们不知道的事物；但你们无法从生者那里获取的东西，或许能在逝者处找到。在这个国家的众多奇闻异事中有一样是地下墓穴，那是先祖的遗体长眠的地方，因为用橡胶经过了防腐处理，那些遗体至今尚未腐坏。”

“我不知道，”拉塞拉斯说，“地下墓穴的景观能带来什么乐趣；但既然没有别的提议了，我决定去一探究竟，把这件事与我的其它经历一同考量，毕竟我总得做点什么。”

他们雇了一个骑手当看守，第二天便出发探寻地下墓穴了。当他们准备下到阴森的墓室中时，“佩库雅，”公主说，“我们要再一次打扰逝者的安宁了；我明白你想留在地面上。在我们回来之前，希望你平安无事。”“不，我不想一个人留下，”佩库雅回答，“我可以走在您和王子之间。”

他们便全数进入了墓室。迷宫般的甬道的两边陈列着古老的尸体，他们在其中徘徊，对眼前景象惊叹不已。

第四十八章
伊姆莱克谈论灵魂的本质

“所以出于何种原因，”王子问，“埃及人如此尽心竭力地保存遗体，而有些国家实行火葬或土葬，在葬礼过后就赶紧将尸体处理掉？”

“古老习俗的起源，”伊姆莱克说，“通常无从得知，即使人们忘记了其兴起的原因，习俗也往往得以传承；我们不必推测那些迷信仪式产生的缘由；毕竟理性不能支配的事物，同样不能用理性解释。我一直认为人们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因为对亲朋的遗体尚存不舍；我倾向于这样解释，因为这种感情不应该是普遍的；要是所有尸体都被保存下来，长此以往，墓室肯定建得比活人的住所还要大了。我觉得只有富人或有地位的人的尸体才会被做成木乃伊，剩下的则回归自然了。

“但人们普遍认为埃及人相信灵魂会因尸体的完好而不朽，并用这种方法逃避死亡。”

“聪明的埃及人，”妮卡娅问，“为何将灵魂与肉身联系得如此紧密？如果灵魂与肉体分离后仍然存在，那尸体的变化对它能产生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埃及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天文学家说，“他们被异教文化蒙昧了心神，科学的思想仅仅透进了第一缕曙光。直到今天，许多头脑清晰的人仍对灵魂的本质争论不休；有些人依旧认为它是实质的，却也相信它是不朽的。”

“的确，”伊姆莱克说，“有人说灵魂是实质的，但我并不觉得做出这种判断的人明白如何思考；所有由理性得出的结论都坚持思想的非物

质性，一切感官体验以及科学研究一致证实了物质的无意识。

“从未有人认为思想本身是一种物体，或者每一个微粒都具备思考的能力。但如果一个物体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思想，我们该让其哪一部分去思考呢？物质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形状、密度、体积、运动和运动的方向。无论怎样改变或组合这些性质，都不会让物质产生意识。圆或方，固态或液态，大或小，缓慢或迅疾，往东或往西，都是物体的存在模式，皆与思想的性质大相径庭。如果物质本来没有思想，只能通过一些后天的调整让其拥有思想；但能作用于物质的一切调整都与意识力毫无联系。”

“但那些唯物主义者，”天文学家说，“主张物质可能拥有我们尚未发现的性质。”

“那些以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伊姆莱克回答，“来证伪他知道的东西的人；以假设的可能性来反驳已知的确定性的人，都不是在用理性思考。我们了解的关于物质的一切就是物质是无活动力、无知觉、无生命的；如果除了未知的存在外就没有其它方法证明这个常识的错误，我们就拥有了能证明其正确的全部证据。如果已知能够被未知压制，那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能够确定的了。”

“但我们还是不要，”天文学家说，“这太过低估造物主的能力。”

“并不是全能的上帝能力有限，”诗人回答，“才导致我们认为两件事物互相矛盾；一个命题不可能又是对的又是错的；一个数字不能同时是奇数和偶数；生来无法思考的事物不能获得思想。”

“我不明白，”妮卡娅说，“这有什么好争论的。你刚刚充分证明过的非物质性一定是不朽的存在吗？”

“对于非物质性，”伊姆莱克说，“我们持有的观点是消极的，因此

很不明朗。非物质似乎蕴含着一种不朽的自然力量，因为一切使物质衰败的条件都对它无效：事物之所以腐朽，是因为被自身结构的溶解以及组成部分的脱离所破坏；而没有组成部分所以不会溶解的东西该如何自然地腐坏或损伤，就无从得知了。”

“我不知道，”拉塞拉斯说，“该如何理解不占据空间的东西：占据空间的东西肯定有组成部分，而你又说有组成部分的可以被破坏。”

“回想一下你是如何构思的，”伊姆莱克回道，“就没那么困难了。你想象出来的事物是不占空间的。一个想象出的形体就跟实质的物体一般真实；然而前者不占据空间。当你想到一座金字塔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金字塔这个想法，这跟耸立在地上的金字塔的存在一样确定无疑。金字塔的概念在你头脑中占据的空间会比一袋玉米的概念大吗？概念又怎么可能受到创伤呢？从效应反推成因，我们便得知思考的能力是一种无识无形的力量。”

“但那位存在，”妮卡娅说，“我不敢直呼其名的存在，可以摧毁其创造的灵魂。”

“祂自然可以摧毁灵魂，”伊姆莱克回答，“因为就算其不朽不灭，灵魂持续的能量亦来自于一种更高级的自然。知识也许能告诉我们灵魂不会像物质一样衰退或腐败；但也仅此而已。若想知道创造了灵魂的上帝是否会破坏它，我们只能向更高级的存在虚心求教。”

所有人镇静地站了片刻。“我们离开吧，”拉塞拉斯建议道，“这是一处死亡之地。对于不知自己的灵魂不朽，不知今生的作为可以影响未来，不知智慧和思想将永世流传的人来说，这些给逝者准备的住宅该多么令人阴郁。历史上的智者和当权者横躺在我们面前，警醒我们记住人生的短暂；他们或许在像我们一样忙着做人生抉择的时候，就溘然长逝了。”

“对我来说，”公主说，“人生抉择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日后都只考虑永生的问题。”

之后他们便匆匆离开墓穴，在警卫的保护下返回了开罗。

第四十九章
没有得出结论的结局

眼下正是尼罗河泛滥的时节。在他们从地下墓室回来的几天后，河水开始上涨。

他们不得不留在屋子里。方圆几里都被水淹了，他们没有办法出门；谈资倒是积攒了不少，为了解闷，他们比较了一路上观察到的百态人生，讨论了他们各自提出的获得幸福的计划。

圣安托尼的修道院，那个阿拉伯人释放她的地方，对佩库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她一心想让众多虔诚的少女前来修行，并成为那里的院长。她已经对人生的起落厌倦不堪，十分乐意生活在安定的状态下。

公主则认为尘世的一切事物中数知识最为宝贵。她先是想研习所有学科，又打算成立一所女子大学并出任校长，通过与前辈交流经验、将知识传授给后生，她便能将时间用来获取及传承智慧，并为后世树立审慎和虔诚的榜样。

王子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国，以己之力扶持正义，亲自监督政府的运作；但他永远无法确定自己领土的范围，总是增加他臣民的数量。

而伊姆莱克和天文学家则满足于目前的发展，不愿将人生之帆导向个别特定的港口。

他们深知所有这些心愿都不可能实现。他们考虑了一会儿接下来的行动，决定在洪水退去后返回阿比西尼亚。

——完——